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十五 二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員外臣張慎和

謄録監生臣賈秉義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十五

起癸亥明世宗嘉靖四十二年盡壬申明穆宗隆慶六年凡十年

癸亥　四十二年夏四月總兵官俞大猷副總兵戚繼光破

倭于福建破之

自倭去柯梅浙東江北漸寧而患盡移于福建泊泉州之浯嶼掠同安惠安攻福寧寧德進圍福州經月不解蔓延興化奔突漳州之無寧日閩人在朝者爭劾胡宗憲嫁禍南下不問既而宗憲以罪被逮倭尋陷興化府焚掠一空移據平海衛不去自倭蹂東南破州縣衛所以百數未有及府城者興化故名郡最繁

富既惱遠近震動詔急徵大猷充總兵官繼光為副合兵往討時劉顯自廣東赴援以兵少壁城下不敢戰大猷至亦不欲攻俟大軍之集乃與顯別邀賊于長樂殲之繼光先已破倭于横嶼還浙江矣至是繼光以浙江兵來會巡撫譚綸令繼光將中軍顯左大猷右合攻賊于平海繼光先登左右軍繼之斬級二千二百有奇還被掠者三千人倭適去遂復興化其侵犯他州縣者亦為諸將所破閩患少熄自倭起以來二十餘載攻破城邑殺傷官吏軍民不可勝紀轉漕增餉天下騷然至是大創而去其後繼光大猷復連敗之東南始得安枕矣

質實

浯嶼即金門在泉州府同安縣東南海中廣袤數十里同安五季閩縣惠安宋縣明俱屬泉州府今因之平海衛明置今裁故城在興化府莆田縣東長樂唐縣明屬福州府今因之横嶼在寧德縣東南海中胡宗憲以罪被逮宗憲初因趙文華結歡嚴嵩父子文華死又因羅龍

文以進賂及嵩敗南京給事中陸鳳儀劾其黨嚴嵩及奸欺貪淫十大罪有詔逮問及憲宗至帝曰宗憲非嵩黨朕擢用十九年人無言者自累獻祥瑞為羣邪所疾今若加罪後誰為我任事者釋令閑住久之以萬壽節獻秘術十四帝大悦將復用矣會御史汪汝正籍羅龍文家上宗憲手書乃被劾時自擬旨授龍文以達世蕃者遂逮下獄宗憲自叙平賊功以獻瑞得罪言官且許汝正受贓事帝終憐之並下汝正獄宗憲竟瘐死汝正得釋戚繼光字元敬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譚綸字子理宜黄人

金星晝見

四月

始伏

冬十月錫林阿巴圖爾入寇京師戒嚴

敵騎縱掠近甸京邑戒嚴楊博職任中樞正宜急籌入告以速靖冦氛顧烽火逮徹宮中竟以禱釐嚴祕致警報匿不上聞其罪實難復逭乃楊選既伏刑誅而博竟以救援獲免總由廷臣恇怯一遇冦警必切齒啟釁之人而袒護私交雖玩敵亦視為

虜數犯邊塞總督楊選因繫三衛長托干令其子更迭為質托干者錫林阿妻父也兾以牽制錫林阿三衛皆怨至是錫林阿巴圖爾等潰牆子嶺入大掠順義三河諸將趙溱孫臏戰死京師戒嚴詔諸路兵入援虜駐內地八日大同總兵官姜應熊敗之于密雲乃退詔誅選初冦之入帝方祠釐兵部尚書楊博不敢奏謀之徐階檄宣府總兵官馬芳等入援會帝見東城火光知冦已逼大驚諭徐階議逐冦而芳兵已至階請亟賞之令專護京師及冦退帝怒博不早聞欲與楊選同論罪階力為救解乃誅選而不罪博

質實 牆子嶺關名在密雲縣東北七十五里古北口之東南城周一里有奇三河唐置縣明屬通州今屬順天府孫臏時官總兵趙溱官遊擊馬芳字德馨蔚州人巴圖爾舊作把都兒托干舊作通罕今並改

常事刑政從失若此國事安得不壞邪

甲子四十三年春二月伊王典楧有罪廢為庶人國除

典楧貪而愎多持官吏短長不如指必搆之去既去復折辱之御史行部過者楧要笞之縉紳往來率紆途取他境經郭外者府中人輒追挽其車詈其不朝入朝者復辱以非禮府墻壞請更築乃奪取民舍以廣其宫郎中陳大壯與邸鄰索其居不與使數十人從大壯卧起奪其飲食竟餒死所為宫崇臺連城擬帝闕有錦衣官校之陜者經洛陽典楧忽名官屬迎詔鼓吹擁錦衣入捧一黄卷入宫衆請閲讀曰密詔也遂趣錦衣去錦衣謂王厚待之不知所以其夜大張樂至曙府中人皆呼千歲詐謂天子特親我也閲河南府城大選民間子女七百餘留其姝麗者九十人不中選者以金贖都御史張永明等上言狀再遣使往勘革禄三之二令壞所僭造宫城歸民間女執羣小付有司典楧不奉詔部牒促之布政使持牒入

見楧曰牒何為者可用障標耳撫按官以聞詔禮部會三法司議僉謂典楧淫暴無藩臣禮宜禁錮高墻削除世封從之

質實　伊王典楧伊厲王櫸之元孫楧太祖之第二十五子也封國于洛陽張永明字鍾誠烏程人

倭犯仙遊總兵官戚繼光大敗之福建倭平

時閩中舊倭畧平餘黨復糾新倭萬餘攻仙遊縣城圍之三日繼光引兵馳赴之大戰城下賊敗趨同安繼光麾兵追之斬首數百級墜崖谷死者無筭餘者尚數千奔漳浦繼光分其兵為五哨身自持短兵徒跣緣崖披荆棘而上迫賊壘賊伏發繼光氣愈厲督各哨兵入賊巢殊死戰又俘斬數百人于是閩患悉平

質實　仙遊縣本莆田縣地唐析置清源縣屬泉州天寶初改仙遊縣明屬興化府漳浦唐置縣

明屬漳州府
今皆因之

夏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乙丑四十四年春三月袁煒免

煒疾篤上疏乞歸道卒煒貴倨鮮腆故出徐階門直以氣凌階館閣士出門下者斥辱尤不堪人皆畏而惡之

嚴世蕃伏誅

世蕃論戍雷州未至而歸初嵩歸至南昌值萬壽節使道士藍田玉為帝建醮鐵柱宮田玉善召鶴嵩取其符籙并已祈鶴文上之因乞移世蕃近地以便就養詞甚哀帝不許而世蕃遽返羅龍文一詣戍所即

逃還徽州數往來江西與世蕃計事世蕃大治園亭勢燄不少衰其監工奴見袁州推官郭諫臣不為起會南京御史林潤按視江防因與諫臣謀馳疏盡發其罪疏言臣巡視上江備訪江洋羣盜悉竄入逃軍羅龍文嚴世蕃家龍文卜築深山乘軒衣蟒陰有不臣之心而世蕃日夜與龍文誹謗時政搖惑人心近假名治第招集勇士至四千餘人道路洶洶咸謂變且不測乞早正刑章以絕禍本帝得疏大怒即詔潤逮捕之世蕃子紹庭官錦衣聞命急報世蕃使詣戍所方二日潤已馳至世蕃猝不及赴乃械以行龍文亦捕得于梧州既至京潤因復上書數嵩世蕃罪畧曰世蕃罪惡積非一日任彭孔為主謀羅龍文為羽翼惡子嚴鵠嚴珍為爪牙占會城廢倉吞宗藩府第奪平民房而又改鑿祝之宫以為家祠鑿穿城之池以象西海直欄橫檻峻宇雕墻巍然朝堂之規模也袁城之中列為五府南府居鵠西府居鴻東府居紹

慶中府居紹庠而嵩與世蕃則居相府招四方之亡命為護衛之壯丁森然分封之儀度也總天下之貨寶盡入其家世蕃已踰天府諸子各官東南雖豪僕嚴年謀客彭孔家資亦稱億萬民窮盜起職此之由甚者畜養廝徒招納叛卒數十百人明稱官舍出沒江廣劫掠士民其家人壽二銀一等陰養刺客昏夜殺人奪人子女金錢半歲之間事發二十有七而且包藏禍心陰結典楧在朝則為寧賢居鄉則為宸濠以一人之身而總羣奸之惡雖赤其族猶有餘辜嚴嵩不顧子未赴伍朦朧請移近衛既奉明旨居然藏匿以國法為不足遵以公議為不足恤世蕃稔惡有司受詞數千盡送父嵩嵩閱其詞而處分之尚可諉于不知乎既知之又縱之又曲庇之此臣謂嵩不能無罪也疏入帝怒詔下法司訊狀世蕃猶抵掌曰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已而聚其黨竊議自謂賄字自不可掩然非上所深惡惟聚衆通倭之說得諷言

官使削去而故塡楊沈下獄爲詞則上必激而怒上
怒乃可脫也謀既定乃令其黨楊言之刑部尚書黃
光昇等亦以爲然如其言具稿詣徐階議之階固已
豫知姑問稿安在吏出懷中以進閱畢曰法家斷案
良佳延入內屛左右語曰諸君子謂嚴公子當死乎
生乎曰死不足贖曰然則此案將殺之乎生之乎曰
用楊沈正欲抵死徐階曰別自有說楊沈事誠犯天
下公惡然以計中上所諱取特旨沈暗入招中取泛
旨上豈肯自引爲過一入覽疑法司借嚴氏歸過於
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
衆愕然請更議曰稍遲事且洩從中敗事者必多事
且變令當以原疏爲主而闡發聚衆本謀乃出一稿
于袖中獨按羅龍文與汪直交通賄世蕃求官世蕃
用日者言以南昌倉地有王氣取以治第制擬王者
又結宗人典楧陰伺非常多聚亡命南通倭北通虜
共相響應即呼寫本吏入扃戶令疾書即用印封識

而世蕃不知也竊自喜計行謂龍文曰諸人欲以爾我償楊沈命奈何龍文不應執其手耳語曰且暢飲不十日釋縲絏善歸上因此念吾父別有恩命未可知雖然先取徐階首當無令日吾父養惡故至此今且歸用前計未晚誰謂阿儂智者龍文喜問故曰第俟之已而階改疏上帝覧疏命法司鞫訊具實以聞階因速具疏言事已勘實具有顯證請亟正典刑帝從之命斬世蕃龍文于市二人聞相抱哭家人請寫遺書謝其父不能成一字都人聞之大快各相約持酒至西市看行刑籍其家黄金可三萬餘兩白金三百餘萬兩他珍寶服玩所值又數百萬嵩及諸孫皆為民後二年嵩老病寄食墓舍以死

質實

鐵柱宮在南昌城內中有鐵柱相傳許遜所鑄以鎮蛟螭之害明嘉靖改名妙濟萬壽宮郭諫臣長洲人林潤字若雨莆田人黄光昇晉江人

簡擢出自廷推實為明代弊政嘉靖獨以特旨遷除似能矯正其失惜所授止及侍直諸臣而郭朴高拱仍由徐階薦得預機務究無當于拔本塞源其後張居正用事遂專任私意為進退

夏四月以吏部尚書嚴訥禮部尚書李春芳並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袁煒去後徐階當國屢請增閣臣故有是命帝眷侍直諸臣厚凡遷除皆出特旨春芳自學士至柄國凡六遷未嘗一由廷推

六月建玉芝宮

睿宗原廟前殿東柱產金色芝一本帝大悅告于太廟百官表賀因建玉芝宮十一月奉安獻皇帝后神主于玉芝宮

冬十一月嚴訥罷

迨末流而枚卜亦悉付廷推則更濁濫難制矣蓋用人乃馭下大權太阿豈宜旁落且命出于上即所用未能盡當而失不過一二人其患小若事出于下無論推讓未必皆公縱所舉果盡得人而黨援倖進之風將自此而起其患大命官立政顧可不

訥仍掌吏部晨理部事暮直西苑供奉青詞積勞成疾遂罷歸訥既歸里父母皆在晨夕備物孝養人以為榮訥嘗語人曰銓臣與輔臣必同心乃有濟吾秉銓二年適華亭當國諸事無阻且所任選郎賢舉無失人華亭謂徐階選郎謂陸光祖也 質實 陸光祖字與繩平湖人

丙辰 四十五年春正月福建地震

福州興化泉州三府同日地震

二月下戶部主事海瑞于獄

帝久不視朝深居西苑專意齋醮督撫大吏爭上符瑞禮官輒表賀廷臣自楊最楊爵得罪後無敢言時政者至是瑞獨上疏曰陛下即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分辨天下欣然望治未久而妄念牽之謂遐舉可

審于公私輕重之間乎

得一意修真竭民脂膏濫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法紀弛矣數年推廣捐納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嫌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為薄於夫婦吏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為何如乎古者人君有過賴臣工匡弼今于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桃天藥同辭表賀建宮築室則將作竭力經營購香市寶則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誤順之無一人肯為陛下正言者諛之甚也且陛下之誤多矣其大端在於齋醮齋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垂訓修身立命曰順受其正矣未聞有所謂長生之說陛下受術於陶仲文以師稱之仲文則既死矣彼不長生而陛下何獨求之至於仙桃天藥怪妄尤甚昔宋真宗得天書于乾祐山孫奭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後得藥必製而後成今無故獲此二物是有足而行耶曰天賜者有手

執而付之耶此左右奸人造為妄誕以欺陛下誤信之以為實然過矣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責臣下則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修真為無害已乎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用人而必欲其唯言莫違此陛下之計左也即觀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為同心今為戮首矣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為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至今首稱之然諸臣寧為嵩之順不為材之逆得非有以窺陛下之微而潛為趨赴乎即陛下亦何利於是陛下誠知齋醮無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宰相侍從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之積誤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釋此不為而切切於輕舉度世滋精勞神以求之於繫風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見勞苦終身而無成也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顧左右曰趣執之無使得遁宦官黃錦在

劄曰此人素有癡名聞其上疏時自知觸忤當死市一棺訣妻子待罪於朝僮僕亦奔散無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頃復取讀之為感動太息留中者數月嘗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會帝有疾煩懣不樂召徐階議內禪因曰海瑞言俱是朕今病久安能視事又曰朕不自謹惜致有此疾困使朕能御便殿豈受此人詬詈耶遂逮瑞下詔獄究主使者尋移刑部論死獄上階力救奏遂留中

發明　嘉靖朝諸大臣多以青詞干進諂諛成風從未有以齋醮為非者海瑞疏陳痛切其忠君愛國之忱自然溢於楮墨視明代掠浮詞而抗疏者大相逕庭矣乃嘉靖始聞之而怒繼取讀之感動太息且留中數月深然其言引咎愧悔以此切諭輔臣然終逮瑞下獄豈護疾忌醫根于素性抑由當時臣工阿順為習久未聞此逆耳之言也瑞疏云使諸臣亦得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身于皐

夔伊傅之列天下安得不治是瑞亦久見于此矣

三月以吏部尚書郭朴兼武英殿大學士禮部尚書高拱兼文淵閣大學士並預機務

朴拱皆由徐階薦名入直廬至是同入閣[質實]高拱字肅卿新鄭人

夏四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六月旱

戊寅以久旱帝親禱雨於凝道雷軒越三日雨羣臣表賀

秋七月寇犯萬全右衛總兵官馬芳擊敗之

錫林阿以十萬騎入西路芳迎之馬蓮堡堡把衆請塞之不可請登臺亦不可開堡四門偃鼓寂若無人比暮野燒燭天囂呼達旦芳卧日中不起敵騎窺者相屬莫測所為明日芳蹶然起乘城指示衆曰彼軍多反顧且走勒兵追擊大破之

冬十月振淮徐饑

淮徐告饑命巡鹽御史以修河銀一萬二千兩振之

閏十月諳達寇大同叅將崔世榮戰死

時諳達屢犯東西諸塞及冬犯固原總兵官郭江敗死又犯偏頭關及大同世榮禦之與其子大朝大賓俱力戰死

十一月帝有疾

先是帝以火病忽欲南幸興都取樂徐階力諌乃止既而服方士王金等所獻丹藥病遂甚時方士至者日衆帝知其妄無殊錫王金思所以動帝乃偽造諸品仙方與所製金石藥同進其方詭秘藥性燥非服食所宜帝御之稍稍火發病遂不能愈

十二月帝崩

庚子帝大漸自西苑還乾清宫是日崩除階草遺詔名用建言得罪諸臣死者䘏録方士付法司論罪一切齋醮工作及政令不便者悉罷之詔下朝野號慟感激時高拱郭朴以階不與共謀不樂朴曰徐公謗先帝可斬也兩人遂與階有隙

發明大臣秉與國事當虛己和衷惟求其是所謂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乃為得之此猶言其無事時也若當草寫遺詔于哀痛呼搶之餘商家國根本之務此何時也而可以嫌疑生分别者耶觀徐階所草詔猶能切中當時弊政為高拱郭朴者自當贊助其成何至以己未與之故而遂生忌嫉造謗媒蘖竟欲各分門户甚至數年後拱專國政一切盡反階之所為而啟其釁者實惟郭朴一言朴安得無罪哉

裕王載垕即位

是為穆宗以明年為隆慶元年赦天下免明年天下田賦之半及嘉靖四十三年以前逋賦

釋海瑞于獄

先是瑞在獄猶未聞大行狀提牢主事先知之以瑞且見用設酒饌欵之瑞自疑當赴西市恣飲噉不顧主事因附耳語宫車適晏駕先生今即出大用矣瑞曰信然乎即大慟盡嘔出所飲食隕絶于地終夜哭不絶聲及是既釋復故官俄再遷大理丞

丁卯穆宗莊皇帝隆慶元年春正月罷睿宗明堂配享

時禮部奉詔會議郊社諸典禮及祔堂祔享諸制尚書高儀上言先帝肇祀明堂奉睿宗配享今陛下踐祚睿宗已為皇祖若仍配享上帝似非周人宗祀文王之義請罷大享禮從之 質實 高儀字子象錢塘人

增設江浙巡漕御史

時漕政廢弛有司怠緩軍衛遷延重以運官科求旗甲侵費弊端百出以致漕運失期舊制江北糧米當十二月以內過淮遠者不過次年之三月時有遲至次年六七月者山東糧米當四月運完遠者不過七月時有遲至十一月者至是戶科給事中何起鳴請於南直隸浙江杭嘉湖增設御史一員令專理漕運其濟寧以南河道舊屬兩淮巡鹽御史帶管者并亦委之監兌時則巡歷淮安以南水盛時則巡歷徐州以北庶河道漕運可兼攝而並舉從之

質實 何起鳴內江人

追尊母杜氏為孝恪皇太后

二月立皇后陳氏 后通州人

以陳以勤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張居正為吏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並預機務

以勤居正俱侍裕邸講讀至是並參大政時徐階以宿老居首輔與李春芳皆折節下士居正最後入獨引相體倨見六卿無所延納間出一語輒中肯人以是嚴憚之重於他相

質實 陳以勤字逸甫南充人張居正字叔大江陵人

發明 徐階以耆宿老成久居政府猶持謙牧之懷居正甫參大政輒爾倨見六卿妄自尊大宜為衆所訾議也蓋居正自恃幹濟之才出諸臣右又以潛邸舊恩欲自異于他相因而罔恤人言倨傲日甚厥後秉政之專竟致威權震主百僚側目驕吝之氣蓋已中於入閣之初雖云才美不足觀

已

三月葬永陵

謚曰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

質實

孝肅皇帝孝潔肅皇后孝恪皇太后同祔潔

皇后陳氏世宗元配孝

恪杜太后穆宗生母

明史賛曰世宗御極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稱治顧迭議大禮輿論沸騰倖臣假托尋興大獄夫天性至情君親大義追尊立廟禮亦宜之然升祔太廟而躋于武宗之上不已過乎若其時紛紜多故將疲于邊賊訌于內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經營建繁興府藏告匱百餘年富庶治平之業因以漸替雖剪剔權奸威柄

在御要亦中材之主也矣

夏四月御經筵

徐階等言自古帝王莫不以講學為首務茲山陵事畢祔廟禮成經筵日講正惟其時請特舉行從之

五月夏鎮新河成

初嘉靖七年河溢阻運總河都御史盛應期請于昭陽湖東別鑿新渠以通漕開濬百四十餘里尅期六月工未成會應期罷役中止至四十四年河大決沛縣飛雲橋分為十數股潰入昭陽運道淤塞百餘里督理河漕尚書朱衡循行應期舊亦請開南陽留城上下築堤呂孟湖以防潰決總河都御史潘季馴以為濬舊渠便議與衡不合衡言是河直秦溝有所束隘伏秋黃河盛昭陽受之不為壑也乃決計開濬身自督工重懲不用命者至是河成西去舊河三十里舊河自留城以北經穀亭而至南陽新河亦自留城

而北經夏鎮而至南陽與舊河合謂之夏鎮河凡百四十里有奇又引鮎魚諸泉及薛河沙河注之築馬家橋隄遏黃水入秦溝使不東侵運道乃大通方工未成會河復決論者紛然謂衡故興難成之役以倖功及工竣羣議乃息未幾山水驟溢新河決壞漕艘數百給事中吳時來言新河受東兖以南費嶧鄒滕之水以一堤捍羣流豈能不潰宜分之以殺其勢衡乃開支河四洩其水入赤山湖

質實

夏鎮在徐州府沛縣東北四十里南去留城四十四里昭陽湖在沛縣東北八里有大小二湖相連南屬沛北屬山東滕縣亦名山陽湖南陽鎮名在兖州府魚臺縣東北留城在沛縣東南五十里故宋地秦置縣漢張良封留侯即此地呂孟湖在沛縣東南四十里秦溝在徐州府銅山縣東北鮎魚泉在滕縣凡三十四泉薛河在滕縣源出寳峯山匯諸泉而為淵西經薛山因名薛河沙河有二俱在滕縣在縣北者曰北沙河源

出鄒縣嶧山在縣南者曰南沙河即古漷水源出縣之述山下流俱入運河馬家橋在沛縣赤山湖在滕縣西南與微山韓莊諸湖相連戚應期字思徵吳江人朱衡字士南萬安人潘季馴字時良烏程人吴時來是時以遺詔復故官

高拱罷

初徐階甚親拱引入直及拱驟貴負氣頗忤階世宗居西苑閣臣直廬在苑中拱未有子移家近直廬時竊出一日帝不豫誤傳非常拱遽移直廬器用於其家給事中胡應嘉階鄉人也瞷階方與拱隙遂劾拱不守直廬移器用于外世宗病亟力省也拱疑應嘉受階指大憾之及帝即位階雖為首輔而拱自以帝舊臣數與之抗郭朴復助之階漸不能堪是時應嘉掌吏科佐部院考察事將竣忽有所論救帝責其牴

牾下閣臣議罰朴奮然曰應嘉無人臣禮當編氓階旁睨拱見拱方怒勉從之言路謂拱以私怨逐應嘉交章劾之給事中歐陽一敬劾拱尤力階於拱辯疏擬旨慰留而不甚譴言者拱益怒相與忿詆閣中御史齊康為拱劾階康坐黜於是言路論拱者無虚日拱不自安乞罷歸

質實　胡應嘉沐陽人歐陽一敬字司直彭澤人齊康永平人

六月霪雨傷稼

帝素服修省避殿御皇極門視事

秋七月遣使招撫山東河南被災流民

從刑科給事中王之垣請也流民失業者給復五年其糧長稱收火耗夫馬折乾廩給扣送諸弊一切蠲

華質實王之𡩋垣濟南新城人

八月帝視國子監

朝鮮國貢臣乞留京師觀禮許之是日帝行釋奠禮畢御彝倫堂宣諭祭酒司業及諸生等仍賜衍聖公孔尚賢及三氏子孫幷祭酒司業等宴于禮部

九月諳達寇山西

時邱富已死趙全在虜益用事尊諳達為帝治宮殿期日上棟忽大風棟墜傷數人諳達懼不敢居全乃為諳達言大同兵弱亭障稀可以逞因屢入犯山西至是復率衆數萬分道入井坪朔州偏頭關老營諸處邊將不能禦遂長驅破石州殺知州王亮采大掠孝義介休平遥文水交城太谷隰州間男女死者數

萬而三衛勾土黙特同時入冦薊鎮昌黎撫寧樂亭盧龍皆被蹂躪遊騎至灤河京師震動三日乃引去諸將追之敵出義院口會大霧迷井坪在朔平府平魯縣南失道墮崖中人馬枕藉死者甚衆　質實

朔州西北明成化中建置守禦千户所老營堡名在寧武府偏關縣東亦成化中建孝義後魏置永安縣唐改曰孝義明屬汾州府文水漢大陵縣隋改曰文水明屬太原府交城隋置縣明屬太原府太谷漢陽邑縣隋改曰太谷明屬太原府今皆因之樂亭唐石城縣金大定末置樂亭縣明屬灤州今屬永平府義院口在撫寧縣東北有關

郭朴罷

初言官劾高拱者多及朴拱歸朴亦求去帝固留之御史龐尚鵬凌儒等攻不止遂乞歸朴輔政凡二年

至是以尚鵬等攻之三疏乞歸家居二十餘年卒贈太傅謚文簡　質實龎尚鵬字南南海人凌儒泰州人

總兵官李世忠與土默特戰于撫寧京師戒嚴

先是土默特冠薊鎮命總督劉燾總兵李世忠等率兵禦之至是世忠引兵東援永平與敵遇於撫寧縣南斬首五十級時諳達兵尚留石州間出精騎抄掠交汾等處山西騷動總督王之誥請增兵赴援詔發宣府遊兵及保定廵撫曹亨河南廵撫劉應節延綏總兵趙岢各引兵分道救石州之詔馬芳仍留本鎮東防京師戒嚴詔五城御史詰察非常漕糧集河下者令巡倉御史督護入城敕羣臣條議京城防守事宜自是月乙亥至十月丙戌冦始退京師解嚴

冬十月以王崇古總督三邊

時濟農據河套為西虜諸部長別部併圖駐牧大小松山南擾河湟番族環四鎮皆冦乃擢崇古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延寧甘肅軍務崇古奏給四鎮旗牌撫臣得用軍法督戰又指畫地圖分授諸大將趙岢雷龍等數有功崇古在陝七年先後獲首功甚多

質實大松山在凉州府平番縣東北接蘭州界小松山在其北為邊鄙要地併圖舊作賓土今改

戊辰二年春正月杖給事中石星于廷黜為民

吏科給事中石星言天下之治不日進則日退人君之心不日強則日偷臣竊見陛下入春以來為鼇山之樂縱長夜之飲極聲色之娛朝講久廢章奏過抑一二內臣威福自恣肆無忌憚天下將不可救矣用是

條上六事一曰養聖躬二曰講聖學三曰勤視朝四曰遠侫九五曰廣聽納六曰察讒譖疏入上怒以為惡言訕上命廷杖六十黜為民時中官滕祥者以造作奇巧得幸會監杖星大詬之詳怒予重杖星絕而復甦其妻鄭誤聞星已死遂觸柱死聞者哀之質實石星字拱辰東明人

二月命廷臣舉邊才

戶部尚書馬森等給事中王治御史王友賢等各奏薦邊才現任大理寺卿鄒應龍等四十五人聽用僉都御史王輪等十八人凡六十三人吏部上其議因言五方之氣雖篤於因材百中之能難拘於器使如往者輔臣楊一清以南人用之陝西尚書王驥以北人用之雲南俱有聲績宜勿論南北資格斟酌推用務俾各當其才帝然之

帝耕耤田

以禮部言增上中下三等農夫各十人耆老之後如弘治中例

三月立子翊鈞為皇太子

帝之第三子即神宗也時方六歲是日詔赦天下

京師地震

永平府樂亭縣遼東寧遠衛遵化順義等縣及山東登州府同日地震寧遠城崩禮部尚書高儀等請令百官修省

夏五月以都督同知戚繼光鎮薊州

繼光與俞大猷均稱名將而繼光屢摧大寇平浙閩倭又平江西賊名更出大猷上給事中吳時來以薊門多警請名大猷繼光專訓邊卒部議獨用繼光乃命以都督同知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總兵官以下悉受節制尋以薊州既有總兵官又設總理事權不一乃召還總兵官郭琥而以繼光為總兵官鎮守薊州永平山海諸處自嘉靖以來邊墻雖修墩臺未建繼光巡行塞上議建敵臺畧言薊鎮邊垣延袤二千里一瑕則百堅皆瑕比來歲修歲圮徒費無益請跨牆為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為三層臺宿百人鎧仗糗糧具備令戍卒畫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然邊卒木彊律以軍法將不堪請募浙人為一軍用倡勇敢督撫上其議計之浙兵三千至陳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動邊軍大駭自是始知軍令至五年秋臺功成精堅雄壯二千里聲勢聯接繼光乃議立車營每車一輛用四人推輓戰則結

筤筅籠二尺長且一丈五六尺而刃在其項又長一尺一人持之不久且疲二人持之旋轉扞格必不適用而當時為御敵精器真不值一噱且北方之強勝南方之強人所易知者浙兵即素嫻步伐安能遽勝北軍蓋戚光欲冠東南本多舊部其奏請

方陣而馬步軍處其中又製拒馬器排列冠騎衝突冠至火器先發稍近則步軍持拒馬器以遏而前間以長鎗筤筅冠奔則騎軍逐北又置輜重營隨其後而以南兵為選鋒入衛兵主策應本鎮兵專戍守節制精明器械犀利薊門軍容遂為諸邊冠

質實

筤筅兵器名一作狼筅筅蘇典切筅帚也戚繼光武藝篇狼筅用大毛竹上截連旁附枝節枒杈粗二尺長一丈六尺利刃在項長一尺用為行伍藩籬

秋七月徐階罷

帝即位以來階所持諍多宮禁事伸者十八九中官多側目會階乞休而給事中張齊以私怨劾階階因請歸帝意亦漸移許之賜馳驛舉朝疏留報聞至萬歷初階年八十卒　時帝欲命中官分督團營階力陳不可而止羣小璫毆御史于午門左都御史王庭將糾之階曰不得主名劾何益且慮彼先誣我乃使

蔡調不過應頗
思用趙人之意
耳而記載家左
袒南人遂若南
人果勝北人者
以是類言兵有
不敗之理乎

人以好語誘大璫先錄其主張齊以私怨劾階名庭疏上乃分別逮治有差質實齊長安人前奉命犒軍宣大納鹽商金因疏請恤邊商革餘鹽為階所格至是因上疏攻階已而左都御史王庭遂發張齊受賂事下齊鎮撫司獄

王庭字子正南充人

冬十月振淮徐饑

江南北皆亢旱淮徐間洪水泛溢以都御史龐尚鵬言煮粥以食饑民又留起解之金以備緩急又以災免鳳陽淮安揚州徐州滁州秋糧子粒有差仍准存留商稅備振

遼王憲㷉有罪廢為庶人國除

憲㷉在嘉靖時以奉道被寵賜真人號至是巡按御史部光劾其淫虐僭擬諸罪狀遣侍郎洪朝選等往

勘得實削爵為庶人禁錮高牆國除初張居正家荊州與憲爀有隙及朝選往勘諷令坐以謀反朝選不從居正怒屬巡撫勞堪羅織朝選死獄中

質實　明洪武中遼簡王植始封於遼東永樂中改封荊州簡王子貴燰嗣六傳至憲爀莊王致格子也郜光山西長治人洪朝選字舜臣同安人勞堪江西德化人

十一月宣府總兵官馬芳襲諳達于長水海子又敗之鞍子山

先是或為錫林阿謀以五萬騎犯蔚州誘芳出而以五萬騎襲宣府城可得志芳豫伐木環城寇至不可上遂解去頃之率參將劉譚等出獨石塞外二百里襲其帳于長水海子還至塞追者及鞍子山芳迎戰又大敗之芳有膽智諳敵情所至先士卒一歲數出師搗巢或躬督戰或遣裨將家畜健兒得其死力嘗

命三十人出塞四百里多所斬獲冦大震若乃帥師至大松林頓舊興和衛登高四望耀兵而還質實長水海子一曰白海子在開平衛西南即察罕諾爾鞍子山亦曰馬鞍山在獨石口東北

十二月限勲戚莊田

户部議裁勲戚冒濫莊田勲臣傳派五世者限田百頃至七十頃宗支已絶及失爵者奪之奸民影射者徵租入官巡按直隸御史劉世曾查奏田頃數目復下部會同屯田御史議定應減應留規則以聞詔如擬

己巳三年夏四月以海瑞為僉都御史巡撫應天諸府

瑞威望素著屬吏聞其至墨者多自免去有勢家朱丹其門恐瑞見即黜之中人監織造者為減輿從瑞

銳意興革請濬吳淞白茆通流入海民賴其利素疾大戶兼幷力摧豪彊撫窮弱貧民田入於富室者率奪還之下令颷發凌厲所司惴惴奉行富家巨室或竄他郡以避瑞撫吳甫半歲再爲言路所論遂改督南京糧儲民聞瑞當去號泣載道家繪像祀之

質實 嘗熟白茆港吳中諸水由此入江歸海嘉靖間日益淤塞故瑞濬之

秋七月振沿河州縣災

河決沛縣自考城虞城曹單豐沛抵徐州俱罹其害漂沒田廬不可勝數漕舟二千餘皆阻邳州不得進總理河道都御史翁大立以聞戶部議請以淮揚商稅及撫按贓贖備振倉糧振䘏貧民仍敕河道諸臣疏濬支渠從之又發太倉銀三萬兩選差司官往災重處亟行振濟其餘被災地方仍查災傷分數酌量

蠲免　時大立又請漕艘後至者貯粟徐州倉平價出糶詔許以三萬石賚民大立以民困之狀帝未能

周知乃繪圖十二以獻是時黃河既決淮水復漲湖堤往往崩壞人民多溺死大立奔走經營至四年六月蹤濬河淮諸
工乃次第告成　質實　單縣古單父邑漢為單父縣明改單縣屬兖州府今因之翁大

立餘姚人

八月廣東海賊曾一本伏誅

一本初與大盜黃平聚衆數萬剽掠惠潮間與倭相犄角已而總兵官俞大猷以次殲倭略盡平為副將湯克寛所敗遠竄去一本降而復叛突犯雷州執叅將繆印又犯廣州殺知縣劉師顔尋復陷碣石衛裨將周雲翔殺叅將耿宗先叛附于賊勢益熾時大猷已改鎮廣西詔止勿赴令與廣東福建總兵官李錫郭

戍同討一本錫出海與大猷遇擊賊三戰皆捷會成亦敗賊執周雲翔率叅將王詔等以師來會分三哨進一本駕大舟力戰諸將連破之燬其舟詔生擒一本及其妻斬首七百餘死水火者萬計時廣閩隨在皆盜而一本最彊既平患漸息

質實

碣石衛在惠州府海豐縣東南明洪武中置今裁湯克寬邳州衛人李錫歙人郭成四川敘南衛人

以禮部尚書趙貞吉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貞吉在嘉靖時由謫籍屢擢戶部侍郎罷歸帝即位復起禮部帝幸太學會祭酒胡杰論罷貞吉以禮部侍郎攝事講大禹謨稱旨命充日講官貞吉年逾六十而議論侃直進止有儀帝深注意及是遂以尚書叅機務貞吉入謝奏言朝綱邊務一切廢弛臣欲捐軀任事惟陛下主之帝益大喜

振南畿浙江山東災

南畿浙江山東皆被水災户科給事中劉繼文請發帑遣官分振并發臨德二倉粟米振濟禮科給事中黄才敏亦請發德州倉見積米二萬石以振饑民户部議從之質實劉繼文靈壁人黄才敏晉江人

九月大閲

帝戎服登壇分别將領及侯伯錦衣衛官中射等第賞罰有差百官稱賀

冬十一月京師地震

地震有聲詔百官修省三日時山西亦震

十二月命厰衛刺部院事

帝以災異頻仍由部院政事不平所致令廠衛密訪以聞于是尚書毛愷侍郎萬士和等皆自劾求去帝慰留給事中舒化等上言祖宗設廠衛令捕盜詰奸非以察百官也制馭百官乃天子之權而奏核諸司責在臺諫今陛下委之廠衛廠衛必托之番校此輩貪殘恐開羅織之門不可不慎帝不從已而事竟寢

質實　毛愷字達和江山人萬士和字思節宜興人舒化字汝德臨川人

發明　嘉靖時弊政極多而於宦官獨無所假借數十年中稍為斂戢何以穆宗繼體復欲用廠衛刺事耶部院政事不平詎無考核整飭之道乃以稽察之權寄之一二内豎豈部院不足信而廠衛轉足信乎廠衛之所恃者番校耳此輩皆無賴之徒稍假之顔色委以事權則必倚勢作威甚且譸張為幻廠衛一經偏聽則將曲為左袒摭拾遷就以証其捕風捉影之為英憲覆轍非遥顧復蹈

之
哉

召高拱復入閣兼掌吏部

拱性彊直自遂頗快恩怨及再入閣盡反徐階所為凡先朝得罪諸臣以遺詔録用贈恤者一切報罷且言明倫大典頒示已久今襃顯議禮諸臣將使獻皇在廟之靈何以為享先帝在天之靈何以為心而陛下歲時入廟何以對越二聖帝深然之法司坐方士王金等子殺父律拱復言人君不得正終名至不美今謂先帝為王金所害誣以不得正終天下後世視先帝為何如主乞下法司改議帝復然其言命減戍拱之再出專與階修隙所論皆欲以中階重其罪賴帝仁柔弗之竟也階子弟頗横鄉里拱以前知府蔡國熙為監司録其諸子皆編戍盡奪其田所以扼階者無不至逮拱去位乃得解拱練習政體負經濟才

其在吏部欲遍識人才授諸司以籍使署賢否誌爵里姓氏月要而歲會之倉卒舉用皆得其人又以時方憂邊事請置兵部侍郎以儲總督之選由侍郎而總督由總督而本兵中外更番以裕邊材又以兵者專門之學當自兵部司屬始宜慎選司屬多得智謀才力曉暢軍旅者久而任之勿遷他曹又奏請科貢與進士並用不循資格撰所經畫多類此

杖尚寶司丞鄭履淳下獄

履淳上言頃年以來萬民失業四方多故天鳴地震災害洊臻正陛下宵旰憂勤時也今最急莫如用賢陛下御極三年矣曾召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賞納一諫士以共畫思患豫防之策乎高亢睽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牖之巧宮闈違脫珥之規朝陛拂同舟之義回奏蒙譴補牘奚從內批徑

出封還何自紀綱因循風俗玩愒功罪罔核文案徒繁閽寺濳為厲階善士漸以短氣言涉宮府肆撓多端梗在私門堅持不破萬衆惶惶皆謂羣小侮常明良疏隔自開闢以來未有若是而永安者伏願奮英斷以决大計勿為小故之所淆宏濬哲以任君子勿為嬖昵之所惑移美色奇珍之玩而保瘡痍分昭陽細務之勤而和庶政拔用陸樹聲石星之流嘉納殷士儋翁大立諸疏經史講筵日親無倦臣民章奏與所司面相可否萬幾之裁理斷熟人才之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回天開泰計無踰此疏入帝大怒杖之百繫刑部獄數月刑科給事中舒化等以為言乃釋為民履淳父曉通經術明習故典為都御史禦倭有功遷刑部尚書與嚴嵩不合罷歸卒嵩敗履淳訟于朝帝即位曉賜謚贈官至神宗初履淳復起光祿少卿尋

質實　鄭履淳字叔初海鹽人陸樹聲字與吉松江華亭人殷士儋字正甫歴城人

卒

庚午四年春正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以正旦日食罷元會帝避殿減膳是月月復食給事中陳吾德疏言歲首日月並食天之災大陛下宜屏斥一切玩好應天以實報聞 賚實 陳吾德字懋修歸善人

罷京營總督分設三大將領之

趙貞吉言舊制內外衛兵分隸五府永樂末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之後遂結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為三大營其實皆五府之兵也夫五府之兵因調發而聚之為營既歸即當散還各府矣所以久聚團操而不散者以當時常有戒嚴征伐之事故不暇耳然猶以五軍名營實未變五府之舊制也沿至正統末年變為十團營矣弘治間又加為十二團營矣正德間又增置東西官廳矣然舊營之中尚

存老甲軍之籍則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之意猶存也至嘉靖庚戌嚴嵩建議于五府之外特設戎政府括内外兵籍鑄總督戎政之印而授之仇鸞于是祖制大壊而賊臣得肆覬覦之心向使鸞遲于伏誅則時事之危未可測也鸞誅而以鎮遠侯顧寰代之寰惟知退讓自守以保勲名而營制則日弱矣臣竊謂分府設將之制未易卒復而分營統兵之法猶可遵行葢將才難得以一人統十萬之衆非韓白不能以十萬衆分委之數人則稱職易耳請將見操官軍分為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以分統之責令訓練而以文臣廵覈之加賞罰馬妝戎政府印歸之内府有事則領勑掛印而命將于閫外事完則繳勑納印而歸將于營中如是則太阿之柄獨持于上而輦轂之下常有數萬精兵可戰可守隨所用而無不宜矣疏入詔下廷臣議尚書霍兾與貞吉不協不然其言廷臣亦多言彊兵在擇將不在變法兾等乃上議三

大營宜如故惟以一人為總督權太重宜三營各設一大將而罷總督以文臣為總理郝可于是三大營各設總兵一副將二其叅佐等官互有增損各均為十人而五軍營兵均配其營以侯伯充總兵官尋改提督又用三文臣亦稱提督自設文武六提督後各持意見遇事旬月不決給事中温純言其弊乃罷仍設總理協理二質實温純字景文三原人臣貞吉不能爭

夏四月京師地震

秋七月禁章奏浮詞

高拱言比來章奏鋪綴連牘言多意晦端緒難尋反可竄匿事情支詞假飾是非人臣奏對之體請嚴加禁約從之

發明

臣下入告之體貴乎覈切情事而不以繁稱博引為工明代奏牘往往陳義引古反覆不窮而其實于事情所繫者不過數言而已拱奏請禁止浮詞是矣然其後終明之世奏章仍多摭拾陳言者蓋明人章疏多挾名求勝之心至于自炫鬻而牽引不休竟有累牘連篇皆不切之陳言者政體士風之壞由來非一日矣

陳以勤罷

初以勤入閣徐階為首輔而高拱方嚮用朝士各有所附交相攻以勤中正無所比及拱再入與趙貞吉相軋張居正復中搆之以勤與拱舊僚貞吉其鄉人而居正則所舉士也度不能解引疾乞休去以勤歸六年卒贈太保諡文端

八月宣大告警勑邊備

時李春芳雖為首輔而政皆自高拱出邊警猝至拱請命侍郎曹邦輔王遴督師列陳以待以都御史栗永禄守昌平護陵寢起劉燾于天津守通州儲命總督王崇古譚綸主進剿機宜戴才理糧餉邊境得無事

質實　曹邦輔于帝即位初起謫籍屢進兵部侍郎王遴字繼津霸州人

罷户部尚書劉體乾

時内供寖多數下户部取太倉銀又趣市珍珠黄綠玉諸物先是御史詹仰庇諫市珠寶言寶石珠璣多藏中貴家何必求之於外已而仰庇巡視十庫疏請嚴覈内官監出納歲數并節省一切無益浮費疏中有再照人主句内官摘出激帝怒以為大不敬杖之百斤為民并罷科道之巡視庫藏者給事中陳吾德

李巳復上疏言比買玉市珠傳帖數下人情惶惑內官崔敏等獻諂營私罪不可宥乞即斥譴以清左右帝震怒杖一百錮刑部獄斥吾德為民巳久之始得釋至是體乾復屢疏爭之積忤帝意遂罷

質實

劉體乾字子元東安人詹仰庇字汝欽安溪人陳吾德字懋修歸善人李巳字子復磁州人

九月振陝西災

以陝西大水命州縣發倉廩振濟并蠲稅有差免臨鞏二府各州縣正官朝覲

河決邳州

初新河既成南北諸支河悉併流秦溝河勢益大漲三年七月決沛縣漕艘不得進至是復決邳州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小河口淤百八十里漕道復阻河道侍郎翁大立言邇來河患不在豐沛而在徐邳臣

以為權宜之計在棄故道而就新衝經久之策在開泇河以避洪水帝命大立躬自相度條利害以聞已而大立以誤漕削籍復以朱衡經理河道遂罷泇河議專事徐邳築長堤自徐州至宿遷小河口三百七十里并繕豐沛大黃隄正河安流運道乃通

質實　白浪淺在睢寧縣北黃河南岸小河口在宿遷縣東南睢水至此合于黃河謂之貽口亦曰睢清口泇河有東西二泇東泇出沂州府西北箕山西泇出嶧縣東北抱犢山東南流至三合村與東泇合又南入泗謂之泇口

以李成梁為遼東總兵官

錫林阿入遼東總兵王治道戰死擢成梁署都督僉事代之時諸達諸部屢窺塞下十年之間大將死者數人成梁乃大修戎備甄拔將校收召健兒給以厚餼用為選鋒軍聲始振

質實　李成梁字汝契

世鐵嶺衛
指揮僉事

冬十月諳達孫巴噶柰濟内附詔授指揮使尋遣歸

巴噶柰濟者諳達第三子替克貝台吉子也幼孤育于諳達妻伊克哈屯所既長娶必濟不相得復自聘鄂爾多斯女號三娘子即諳達外孫女也諳達見其美奪之巴噶柰濟恚率屬十餘人來歸大同巡撫方逢時告總督王崇古曰機不可失也率五百騎往受之崇古上言巴噶柰濟來歸非擁衆内附者比宜給官爵豐館餼飾輿馬以示諳達諳達急則令縛送板升諸叛人不聽即脅誅巴噶柰濟牽沮之又不然因而撫納如漢置屬國居烏桓故事使招其故部徙近塞諳達老且死鴻台吉立令巴噶柰濟還以衆與台吉抗拒我按兵助之此安邊之良策也奏至朝議紛然高拱張居正力主崇古議詔授巴噶柰濟指揮使

諳達方西掠土番聞之急引還約諸部入冦崇古檄諸道嚴兵禦之敵不得利伊克哈屯思其孫日夜哭諳達患之使來請命達時遣譯者絶崇德往令縛送板升諸叛人以易巴噶柰濟崇德入其營諳達勝氣待之崇德曰朝廷待而孫甚厚今稱兵是速之死也諳達疑巴噶柰濟已死聞言心動使使詗之崇古令巴噶柰濟緋袍金帶見使者諳達喜過望崇德因說之曰趙全等旦至巴噶柰濟夕歸諳達因屏人語曰我不為亂亂由全等天子若封我為王長北方諸部孰敢為患即死吾孫當襲封彼衣食中國忍背德乎遂遣使致書達時而全方慫恿用兵諳達又惑之全嘗投書達時欲歸中國達時以示諳達始有執全意錫林阿奄至大同達時以巴噶柰濟箭示之錫林阿執箭泣曰此吾弟替克貝台吉故物也我來求巴噶柰濟巴噶柰濟既受官當更計之會諳達名錫林阿還錫林阿引去諳達遂遣使與崇德來乞封請互市

高拱趙貞吉同任閣臣正宜和衷集事況考察為黜陟大典尤當虛公稽核求協輿評乃謀逐私人互相排軋祇以朋黨為恣

隨執趙全等九人來獻詔磔于市質實方逢時字行之嘉魚人王崇古亦以帝命遣巴噶奈濟歸

崇古于是年正月改督山西宣大巴噶奈濟舊作把漢那吉替克貝台吉舊作鐵背台吉伊克哈屯舊作一克哈屯必濟舊作比吉鄂爾多斯舊作襖兒都司鴻台吉舊作黃台吉今並改

十一月趙貞吉罷

高拱掌吏部貞吉亦掌都察院拱以私憾考察科道欲去貞吉所厚者貞吉亦持拱所厚以解于是斥者二十七人而拱所惡者咸與拱猶以為憾嗾門生給事中韓楫劾貞吉庸橫貞吉疏辯言臣掌風憲目睹拱壞亂選法衆口不能一言有負任使真庸臣也若拱者斯可謂橫也已臣放歸之後幸仍還拱內閣毋令久專吏部權廣樹衆黨疏入帝竟允貞吉去而拱掌吏部如故貞吉好剛使氣動與物忤人多怨之歸

不復顧國家政體豈大臣所宜出此且使拱快心賍作貞吉果公正無瑕何不早為糾訐顧始而相持求解此拱嗾人劾奏方以其壞亂選法為言力圖報復拱固專橫貞吉亦豈能免于營私巧宦哉

十餘年卒贈少保謚文肅

以禮部尚書殷士儋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士儋本裕邸舊僚高拱惡其不親己不為援士儋遂籍太監陳洪力取中旨入閣

辛未五年春二月命廷臣及朝覲官謁皇太子于文華左門

李春芳言先朝故事東宮未出閣時閣臣以朔望次日行謁見禮即今春和乞舉行如例以慰天下臣民之心帝許之命二月二日謁見

封皇子翊鏐為潞王

帝第四子也

後之藩衛輝

三月封諳達為順義王

巴噶奈濟既歸諳達及其妻撫之泣遣使報謝誓不犯大同王崇古上言朝廷許諳達封貢諸邊有數年之安可乘時修備設敵背盟吾以數年蓄養之力從事戰守愈於終歲奔命自救不暇者矣復條封貢八事以請詔下廷臣議議各不同會帝御經筵閣臣面請外示羈縻內修守備乃封諳達順義王名所居城曰歸化昆都楞錫林阿等皆授都督同知等官有差封巴噶奈濟昭勇將軍指揮如故已而套部濟農亦如約請命詔授官如昆都楞由是西塞諸部歲來貢市自宣大至甘肅邊鄙晏然不用兵革者二十餘載

質實 昆都楞即妻巴噶諳達弟也王崇古條上八事一議錫封號一定貢額一議貢期一議立互市

一議撫賞之費一議懸招賞之例一畨經權一戒挍飾經權者謂各鎮練兵設險積餉之務仍宜預圖挍飾者謂防敵人陰懷異志也疏入兵部議以崇古八議刋示廷臣會議已而兵部集府部科道諸臣廷議之或以為封貢便互市不便或謂俟一二年不犯邊徐議封爵或謂互市宜請令今歲暫一開市以觀事機帝因令兵部更議於是兵部議言請如崇古議授諳達王號餘各授職銜今歲貢期已過二月聽於三四月後一行從之昆都楞舊作昆都力妻巴噶舊作老巴都今並改

夏五月李春芳罷

初春芳代徐階為首輔務以安靜稱帝意同列陳以勤故端謹張居正恃才凌物視春芳蔑如也方階罷春芳歎曰徐公尚爾我安能久容旦夕乞身耳居正遽曰如此庶保令名春芳愕然三疏乞休不允既而

趙貞吉入代以勤剛而負氣及高拱再入直凌春芳出其上春芳不能與爭自飭而已會拱逐貞吉勢益張修階故怨春芳常從容為階解拱益不悅言官希拱意疏詆春芳乃罷歸

六月京師地震

辛卯朔地震者三詔百官修省三日

發明 天道變於上人事應於下古者君臣側修以禳天災此理之可信者若祥桑枯榮感退史傳之所載不過欲後之人遇災而懼設誠而致行之意耳夫機祲之故既昭著於上天下地乃欲責報于刻期揆之於理已為難信將欲虛詞文飾則天豈可欺將謂有感必通何其效之神速若此且百官果以三日修省而效則三日之外其戲渝懈怠所以召災而致異者更不知當何如矣亦何異

一暴而十寒耶

冬十月河南山東水

以河南山東大水命工部飭管河官經理上流河防以備衝決

十一月殷士儋罷

御史趙應龍劾士儋進由內侍不質實趙應龍堪大任給事中韓楫復揚言脅之涇陽人

壬申六年春閏三月帝有疾

帝御皇極門疾作遽還宮

夏四月以禮部尚書高儀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初儀掌禮部兼禮循法居職甚稱為言路所劾遂引疾歸已用高拱薦以故官侍東宮講讀掌詹事府及是遂入閣

五月帝崩

帝疾稍平將視朝登陛忽眩幾仆亟召高拱張居正至帝執拱手欵語備至居正在旁帝弗顧也帝令拱扶掖還宮尋命宿乾清門拱與居正同止焉未幾帝大漸召拱居正及高儀同受顧命遂崩

六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太子翊鈞即位

是為神宗以明年為萬歷元年詔赦天下

詔祀建文朝盡節諸臣于鄉有苗裔者䘏錄

詔褒建文朝忠臣建表忠祠于南京以徐輝祖為首方孝孺次之

罷中極殿大學士高拱

始拱與張居正友善既而內離猜防日甚太監馮保次當掌司禮監拱薦陳洪及孟沖保以是怨拱而居正與保深相結穆宗疾再作居正處分十餘事使小吏投保拱知而跡之吏已入拱恚甚面詰居正曰密封謂何天下事不以屬我曹而屬之內豎何也居正面發赤乾笑而已穆宗崩保矯遺詔與閣臣同受顧命及帝登極保升立御座旁不下舉朝大駭保遂掌司禮監又督東廠總兼內外埶益張拱以主上幼沖懲中官專政疏請詘司禮權又屬言官合疏攻保而已從中擬旨逐之使人報居正居正陽諾之而私以

語保保許于太后謂拱擅權不可容太后頷之明日召廷臣入宣兩宮及帝詔拱意必逐保也急趨入比宣詔則數拱罪而逐之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拱急僦騾車出宣武門居正乃與高儀請留拱弗許請得乘傳許之拱既去居正遂為首輔

質實 馮保深州人

發明 高拱之負氣凌人固有取斥之道即其他事亦多猜忌若此之裁抑馮保面詰居正則不可謂出於不正乃居正始則與保相結至為密封處事及拱欲逐保以告居正猶為直道而居正即以語保轉與相謀逐拱此其立心之曖昧用術之巧詐致拱墮其計中而不覺而且為之請留為之請乘傳欲以委過于保以掩飾一時之耳目此豈端人正士所為者而不知其陰謀委折肺肝早已如見也居正當國其幹濟非無可稱然其得為首輔實由於結保而逐拱及其禍發身後亦因保事

韋連得固於斯失亦于斯能不憬然悟耶

高儀卒

儀性簡靜寡嗜好入閣兩月卒貧無以殮謚文端

以禮部尚書呂調陽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高儀既卒張居正以調陽弱薦代之居正專決調陽不敢有所持諍然内不甚附之○呂調陽字和卿廣西臨桂人

秋七月尊皇后為仁聖皇太后貴妃李氏為慈聖皇太后

舊制天子立尊皇后為皇太后若有生母稱太后者則加徽號以別之是時馮保欲媚帝生母李貴妃風張居正以並尊居正不能違也慈聖移居乾清宮撫視帝內任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焉

質實 李氏漷縣人帝生母

帝御文華殿講讀

張居正請定三六九日視朝餘日御文華殿講讀

九月葬穆宗莊皇帝于昭陵

謚曰契天隆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弘孝莊皇帝

質實 昭陵在昌平州大峪山東北

明史贊曰穆宗在位六載端拱寡營躬行儉約尚食歲省巨萬許俺答封貢減賦息民邊鄙寧謐繼

體守文可稱令主矣第柄臣相軋門戶漸開而帝未能振肅乾綱矯除積習蓋亦寛恕有餘而剛明不足者與

冬十月彗星見東北方

至二年四月乃滅

十二月振榆林延綏饑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十六

起癸酉明神宗萬歷元年盡辛巳明神宗萬歷九年凡九年

癸酉神宗顯皇帝元年春正月男子王大臣入乾清宮尋伏誅

大臣浙中傭奴以浮蕩入都偽為内侍服與宮中小豎交暱竊其牌帽巾服入乾清宮為守者所執詔下東廠究問馮保欲緣此以陷高拱令家人辛儒飲食之納刃其袖中俾言拱怨望與太監陳洪謀大逆遂

發緹騎馳械高氏奴圍拱里第張居正亦請詰主使舉朝洶洶謂且逮拱吏部尚書楊博左都御史葛守

禮詣居正力解居正憤曰二公意我甘心高公耶奮入內取廠中揭帖投博曰是何與我揭帖有居正竄改四字曰歷歷有據守禮識居正手跡笑納諸袖居正覺曰彼法理不諳我為易數字耳守禮曰回天非相公不能居正奏緩其獄博陰囑錦衣怵大臣吐實又以拱僕雜稠人中令大臣識別茫然莫辨也會帝命守禮偕錦衣都督朱希孝會鞫大臣疾呼曰許我富貴乃搒掠我耶且我何處識高閣老馮家僕教我希孝不敢鞫而罷保懼以生漆酒瘖大臣移付法司坐斬拱獲免由是舉朝皆惡保而不肖者多因之以進矣　時上疏言深遠之慮當謹于微九重邃深而王大臣歷門抵宮寂無簡察此豈細故其內官及守衛員役應從究治報可

質實

葛守禮字與立德平人朱希孝成國公朱能五世孫

二月御經筵

從張居正等請也一日講畢帝問建文果出亡否居正曰國史不載但故老相傳披緇雲遊題詩于田州有流落江湖四十秋句帝太息命録詩進居正曰此亡國之事不足觀也請録皇陵碑及高祖御製集以

上見創業之

艱聖謨之盛

發明 建文出亡之事本屬疑信相叅金川門之變闔宮自焚明實録謂中使出其屍于火越七日備禮葬之而永樂時遣使四出以訪張三丰為名蹤跡建文則是成祖亦疑其或有出亡之事也至正統五年僧楊行祥詭稱建文按問致罪而野史紛紜猶有老佛取入西内之說蓋由成祖篡取大位致令建文失國亡身而又革除年號慘戮忠良人心不能無憾而宮中火起又不能實指其所終于是世俗相傳遂謂披緇雲遊題詩所在是特不忍建文之亡國而不知其說之無据也惟是革

除之事在成祖本屬逆施後嗣自應更定神宗間流落江湖之句即為太息命録詩以進慨焉有動于中居正或即可因此為之表白幽潛續封加謚禮亦宜之且與卹録建文時死節諸臣之舉正相承接乃僅以泛常規勉之詞申保治思艱之大旨而姑置建文遜事于不答雖有王祖嫡等請復年號之虛文而一盂麥飯莫由下等齊民致使終明之世廟謚缺焉豈不大可惜哉

三月詔舉將才

張居正進講帝鑑圖説至漢文帝勞軍細柳事因奏曰古人言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今承平日久武備廢弛文吏箝制弁員不啻奴隸夫平日既不能養其鋒鋭之氣臨敵何以責其折衝之勇嗣後將帥忠勇可任者宜假以事權俾得展布庶幾臨敵號令嚴整士卒用命于是乃詔内外官各舉將才

質實　帝鑑

圖說自堯舜以來有天下之君擇其善可為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為戒者三十六事每事各繪一圖後録傳記本文附直解于後取唐太宗以古為鑑之義名曰帝鑑圖說隆慶六年十二月張居正呂調陽所撰進也

夏四月旱

諭有官修省釋重囚

六月振淮安災

淮安大水發米六萬石振之

秋九月振荆州承天及濟南災

以湖廣荆州承天二府水災異常山東濟南府旱荒各行蠲折振濟

以方逢時總督宣大軍務

始逢時與王崇古共決貢市之議及崇古入理京營張居正薦逢時代之遂起逢時故官以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山西等處軍務至則申明約信邊境以安

四川都掌蠻平

成化初都掌蠻亂尚書程信襄城伯李瑾討平之隆慶末復亂其酋阿大阿二方三等據九絲山僭稱王剩遠近其山務廣而四隅峭仄東北則雞冠嶺都都寨凌霄峯鼎峙相連峻壁皆數千仞有阿茍者居凌霄城為賊耳目威儀出入如王者時總兵官劉顯被劾巡撫曾省吾奏留之屬以軍事又起故將郭成安

大朝為之佐調諸土兵合官軍凡十四萬人往討官軍集叙州誘執阿苟攻拔凌霄進逼都都寨三酋遣其黨阿墨固守官軍頗匝月鑿灘以通漕餉擊斬阿墨拔其寨阿大自守雞冠砦顯令人誘以官而分兵為五哨盡壁九絲城下乘無備夜半腰絙上斬關入遲明諸將畢至阿二方三走保牡豬寨郭成破雞冠獲阿大諸軍攻牡豬禽方三阿二走追獲于貴州凡克寨六十餘獲賊魁三十六俘斬四千六百級拓地四百餘里録功進顯都督同知已而勦餘孽復俘斬千五百有奇顯復擊西川番斬其首惡撫餘衆而還

西陲質實 九絲山在叙州府興文縣東南山箐峻深以寧 周圍三十餘里上有九崗四水極廣可以播種下惟一徑鳥道可通自宋元以來常為都掌蠻依阻之地至是據為巢穴賊既平遂改九絲城為平蠻城置官兵戍守其相近有雞冠砦又有石頭大寨牡豬寨都都寨諸處都都寨地袤廣為九絲左臂凌

霄峰最高險有城為九絲門戶賊平改凌霄曰拱極雞冠曰金雞曾省吾鍾祥人郭成四川敘南衛人先以被劾罷歸至是起用充為事官

冬十一月立章奏考成法

初諸司章奏部院覆行撫按勘者常稽不報至是張居正言近年來章奏繁多各衙門題覆無虛日然數奏雖勤而實效蓋鮮請申成憲先酌量道里遠近事情緩急定程限立文簿月終註銷撫按稽遲者部舉之部院容隱欺蔽者六科舉之六科容隱欺蔽者閣臣舉之月有考歲有稽則名必中實事可責成從之自是政體為肅

十二月振遼東災

以遼東廣寧錦州義州海州諸處旱災米價騰貴發太倉銀三萬兩振濟軍士

朶顏察克圖犯塞總兵官戚繼光擊擒之

自諳達款塞西鄙烽火寂然獨土默特徙居察罕地控弦十餘萬常為薊門憂泰寧朶顏諸部皆與交通時叛時服是年春朶顏部長董呼哩及兄子長安人犯喜峯口繼光擊敗之董呼哩乃欵關請貢至是董呼哩之弟察克圖復入寇繼光擒之于是董呼哩長安率部長親族三百人叩關請死董呼哩服素衣叩頭乞赦察克圖繼光遣將受降皆羅拜獻還所掠邊人攢刀設誓乃釋察克圖許通貢如故繼光在鎮十六年邊備修飭薊門守甚固敵無由入盡轉而之遼故李成梁獨擅戰功

質實 察罕今察哈爾明時曰察罕在遼東口外 本朝移其部衆于宣大近地分為八旗設佐領等官管轄 察克圖舊作長禿察

明自中葉已後堂廉睽隔百度日隳張居正奏請具儀皇極一見史册侈為盛事顧其舉之也特循考察之虛文一獎賞遂已罪事上無疇咨之意下鮮敷奏之言則所謂廉能課最者率出

罕舊作插漢董呼哩舊作董狐狸長安舊作長昂今並改

甲戌 二年春正月召見朝覲廉能官于皇極門

張居正言太祖時每遇外官來京奏事常召見賜食訪民間疾苦雖佐貳雜職有廉能愛民者亦特差行人齎勅獎諭或封內帑金幣以賚之迨宣順成弘間亦間舉宴賚之典茲當考察之初宜敕禮部倣舊典具儀注以上于是帝乃御皇極門引見朝覲廉能官浙江左布政使謝鵬舉等二十員面加獎勵並賜銀幣酒饌

質實 謝鵬舉 蒲圻人

二月振四川被寇諸縣

巡撫曾省吾言高長筠珙諸縣被都掌蠻荼毒最深請蠲免錢糧仍動支軍前支剩米豆四萬振濟從之

諸司牟牘私人于述職之義庸有當乎

質實高縣本夜郎地唐置高州明改縣長寧漢犍為郡漢陽江陽二縣地隋置瀘川縣唐置長寧州宋政和中為長寧軍明為縣筠連唐置筠連州明為縣珙縣唐置鞏州明玉珍時改為珙州明為縣四縣明並屬敘州府今皆因之

福建地震

長汀縣夜地震至三更地裂成坑陷沒民屋四十餘間

質實長汀晉新羅縣唐開元中析置長汀縣宋治平中始遷于今縣治明汀州府治今因之

夏四月詔內外官行久任法

吏科給事中張楚城言請諸司行久任法知縣歷俸六年乃陞取知府知州歷俸六年乃陞遷間有才不

宜于官官不宜于地者聽撫按官量行更易其藩臬二司叅政叅議等官陞遷約以三年在京科道部曹陞司寺約以六年下吏部議張居正善而行之由是藩臬守令皆得自展 質實 張楚城江陵人

秋七月淫雨昭陵地陷

八月振山西災

山西應州朔州山陰馬邑大同等縣安東中屯山陰陽和高山等衛各報災歉命蠲振有差 質實 大同遼置縣明大同府治今因之安東中屯衛在應州東北山陰守禦千戶所在山陰縣東陽和衛在大同府東北高山衛在大同府西

淮揚徐河海並溢

兩淮運司所屬呂四等場大旱之後惡風暴雨江海驟漲人畜淹沒廬舍傾圮鹻鹽漂蕩流離饑饉徐州揚州等處積雨海嘯河溢各蠲振有差

呂四場在高郵州東百二十里俗傳以呂仙四至此而名其通海處曰新河亦曰新港

冬十月決囚

嘉靖季年崇奉元修又好祥瑞遇事輒停刑至是審錄重囚至四百餘人張居正言縱釋有罪無以懲惡請如祖宗舊制每歲一決囚從之時承平久羣盜蝟起至入城市刦府庫有司恒諱之居正嚴其禁匿弗舉者雖循吏必黜得盜即斬決有司莫敢飾情盜賊為衰止

乙亥三年春正月徙遼東六堡

遼陽鎮東二百餘里舊有六堡其地不毛與遼陽聲援不接李成梁請移建孤山堡于章齊哈剌甸險山堡于寬甸沿江新安等四堡于長甸長嶺諸處仍以孤山險山二叅將戍之其地並據膏腴扼要害可拓境七八百里益收耕牧之利廷議從之

質實 孤山堡在遼東都指揮使司之東南險山堡亦在司東南並嘉靖二十五年置沿江堡在險山堡之南新安堡亦在司之東南皆設險處長甸亦在司東南有堡長嶺在蓋平縣東南章齊哈剌甸在遼陽東南亦曰新甸寬甸亦在遼陽東南長甸長嶺又俱在寬甸南章齊哈剌舊作張其哈喇今改

二月詔南京官不必備

諭吏部南京職務清簡官不必備先朝有人兼掌六部者以後員缺不係緊要不必一一推補

發明周書稱官不必備者盖以三公論道非其人莫能屬非謂百司庶職皆可虛設名位而不必備其官也明之南京諸職事固為簡約然既有部司之設即不可一日無官使果職無所掌官多冗濫廩禄既有虛糜則當量裁原額缺有其人俾足經理庶司斯可矣今槩云不必一一推補則致設其官復虛其缺是將懸好爵以炫聽聞矣豈覈實官吏之道耶神宗初政已茍且如是宜其末年內外官吏或懸缺經時或人兼數職朝常闕畧政務廢弛識者謂此詒實有以啟之耳

始命日講官記起居注

翰林院編修張位言前代皆有起居注而本朝獨無臣備員纂修竊見先朝政事自非出于詔令形諸章疏悉湮沒無考鴻猷茂烈鬱而未章徒使野史流傳以偽亂真今史官充位無以自効宜日分數人入直

凡詔旨起居朝端政務皆據見聞書之為他年實録之助于是大學士張居正議曰國初設起居注官日侍左右紀録言動實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之制迨後定官制乃設翰林院修撰編修檢討等官盖以記載事重故設官加詳原非有所罷廢但自職名更定之後遂失朝夕記注之規以致累朝以來史文闕畧迺者纂修實録臣等祇事總裁凡所編輯不過總集諸司章奏稍加删潤檃括成編至于仗前柱下之語章䟽所不及者即有見聞無憑增入與夫稗官野史之書海内所流傳者欲事采録又恐失真是以嘉謨嘉猷實多所未備凡此皆由史臣之職廢而不講之所致也今宜申明史職以復舊制令日講官日輪一員專記注起居兼録聖諭詔勅册文等項及内閣題稿具朝廷政事見于諸事章奏者俱選年深學優之史官六員專管纂修事分六曹以吏户禮兵刑工為次每人專纂一曹俱在館供職不得别有差遣凡

遇常朝御皇極門即輪記事官侍班居文武第一班之後近上便于觀聽即古螭頭載筆之意也從之

質實

張位字明成新建人

夏四月己巳朔日有食之既

帝感日食之變于宮中製牙牌手書十二事鏤其上曰謹天戒任賢能親賢臣遠嬖佞明賞罰謹出入慎起居節飲食收放心存敬畏納忠言節財用所至即懸座右以自警張居正因奏此數言者雖因天變自警其實修身治天下之道畢具于此終身行之可也因逐句發明其義且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自今上所行與所書有未合者許令左右得執牌以諫帝嘉納之

發明

感日食之變製牙牌書十二事以自警神宗是時年甫十三耳所書皆帝王修身為政當

法當戒之事其于古人書屏銘座義豈有殊即居正用事納賄且許令左右執牌以諫未始非將順之道及考其初年委任居正中晚以後庶務日以驟廢堂廉日以暌隔黨援門戶之習囂然不靖明代綱紀之弛未有過于神宗朝者則是與牌書條件一一背馳幾若反其道而用之將前之手書懸置座右者徒為粉飾務名之舉美又安知鏤牌一事非居正當日條列以進俾博虛譽而美觀聽固宜其不克終也歟

五月淮揚大水詔察有司貪酷老疾者

先是元年二年間徐州淮揚等處數被水災撫按官俱以蠲振請戶部議令撫按官選委賢能官從公踏勘分別輕重以憑酌處又言淮揚等處蠲振所費錢糧總計應徵并發去者無慮五六十萬國家經制各

有正項非專一方雖緩急之勢當知而無已之求難繼且救荒無奇策求其策之善者全賴有司先之以儉靜不擾次之以就地設法故有富弼則青州不為災有蘇軾則杭州不能困若無先事之備而徒仰給于内帑不惟緩不及事以天下之大盡内帑亦不足給矣帝乃下詔曰近來淮揚地方無歲不奏報災傷無歲不蠲免振濟若地方官平時着實經理民事加意撙節多方設備即有災荒豈至束手無措令為官者本無實心愛民只虚文了事一遇水旱即委責于上事過依舊因循不理豈朝廷任官養民之意因令吏部查兩府被災地方有司有貪酷害民及衰老無為者黜之

六月浙江海溢

杭州嘉興寧波紹興四府海潮沸溢湧高數丈人畜淹没大小戰船擊壞漂散者無算

秋八月以張四維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張居正當國四維歲時饋問居正不絕居正請增置閣臣引薦四維遂入贊機務故事入內閣者曰同某人等辦事至是詔曰隨元輔等入閣辦事隨元輔三字帝親批也于是四維恂恂若屬吏然不敢以同僚自處隨居正後

貿實　張四維字子維蒲州人

拜賜進官而已

河決碭山

南畿大水河決碭山而北淮決高家堰而東高郵洞亦決清水潭口淮城幾沒徐邳山陽南北漂蕩千里

河道淤淺阻漕者數年初孝宗時漕臣白昂以運舟經甓社湖觸岸輒壞乃開復河于高郵隄東以避其險長四十里名曰康濟河至是湖水決漕臣吳桂芳改挑康濟越河修復老隄河成名曰宏濟遂為永利

質實山陽漢射陽縣地晉置縣以境內有山陽津而名明屬淮安府今因之高郵湖在高郵州西北天長以東之水俱滙此達于運河淸水潭口在高郵州北三十里老隄洪武九年所築湖隄即西隄也其康濟河即故東隄孝宗時白昂于隄東越民田三里鑿康濟河通舳避湖謂之東隄其捍隔民田者爲中隄至是修復老隄改挑越河于是廢東隄築中隄以便牽輓云吳桂芳字子實新建人

九月禮部尚書萬士和罷

士和初官庶吉士以忤嚴嵩改部曹累任按察布政使並著淸節及官尚書多所條奏時張居正欲越例贈朱希忠王爵馮保爲方士求官士和俱力持不可又給事中余懋學以言事得罪士和言直臣不當斥由是積忤居正給事中朱南雍承風劾之遂謝病歸至居正沒起南京禮部尚書引年不赴卒謚文恭

質實 余懋學字行之婺源人言事得罪張居正進白燕白蓮頌懋學以帝方憂旱下詔罪已與百官圖修禳而居正顧獻瑞非大臣誼抗疏論之已而復陳崇惇大親謇諤慎名器戒紛更防侫諛五事時居正方務綜覈以為風已遂斥為民居正死起懋學故官朱南雍浙江山陰人

冬十月京師地震

先是九月京師地震至是再震

丙子 四年春正月下巡按遼東御史劉臺于獄除名為民

時御史在外每淩廵撫張居正欲痛抑之事小不合詰責隨下又飭其長加考察以故言路多不平會臺奏遼東大捷居正以巡按不得報軍功劾臺違制妄奏引故事繩督之臺遂抗章劾居正專擅威福如逐

大學士高拱私贈成國公朱希忠王爵引用張瀚張四維為黨所逐言官余懋學傅應禎等罔上行私橫黷無厭居正怒甚具疏辭政入見帝言言者謂臣擅威福而臣所行正威福也將巽順以悅下邪則誤國將竭忠以事上邪則無以逃專擅之譏因俯伏泣不能起帝為下御座以手掖居正曰先生起吾逮臺竟其事遂下臺詔獄命廷杖百遠戍之居正陽具疏救乃除名為民久之復用他事戍潯州未幾飲于戍主所歸而暴卒　臺巡按遼東時與巡撫張學顏不相得至是學顏為戶部誣臺私贖鍰居正屬御史于應昌巡按遼東覈之而令王宗載巡撫江西廉臺里中事應昌宗載希居正意實其事以聞遂戍之後御史江東之頌臺冤詔復官天啟初追謚毅思

質實

劉臺字子畏安福人引用張瀚瀚字子文仁和人先是吏部尚書楊博罷時廷推葛守禮次朱衡次瀚居正惡守禮戇厭衡驕乃拔用瀚瀚資望淺忽見擢舉

朝益趨事居正而瀚進退大臣率奉居正指輿論多不協熙逐傅應禎禎字公善安福人疏陳重君德蘇民困開言路三事言邇者雷震端門獸吻京師及四方地震疊告曾未聞發詔修省豈真以天變不足畏邪真定抽分中使本非舊典正統間嘗暫行之先帝納李芳言已詔罷遣而陛下顧欲行失德之事豈真以祖宗不足法邪給事中朱東光奏陳保治初非折檻解衣者比乃竟留中不報豈真以人言不足恤邪此三不足者王安石以之誤宋不可不深戒也陛下即位初自隆慶改元以前逋租悉賜蠲除四年以前免三徵七恩至渥也乃上軫恤已至而下延玩自如小民一歲之入僅足給一歲無遺力以償負也近乃定輸不及額者撫按聽糾郡縣聽調諸臣畏譴督趣倍嚴致流離接踵怨咨愁歎上徹于天是豈陛下所樂聞者哉請下明詔自非官吏乾沒並曠然除之民困既蘇則災沴自弭陛下登極初召用直臣石星李已

臣工無不慶幸近則趙參魯糾中涓而諭為典史余懋學陳時政而錮之終身他如胡致禮裴應章侯於趙趙煥等封事累上一切置之如初政何臣請擢參魯京職還懋學故官為人臣進言者勸疏入居正以疏中王安石語侵已大怒調旨切責下獄杖戍未幾召還張學顏字子愚肥鄉人江東之字長信歙人

二月開草灣河

督漕侍郎吳桂芳上言淮揚洪潦奔衝緣海汊港久湮入海止雲梯關一徑致海壅橫沙河流汎濫而鹽安高寶屢成巨浸國家轉運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設官亦主治河而不知治海今黃河衝決駸駸欲奪安東以入海請于草灣低窪之地挑新口以迎大溜安東衆流滙圍其勢亟陷不知委之以拯全淮廷議安東未可棄而命開草灣閱六月工竣水患稍平

是時開草灣河至秋七月辛亥工竣其後通塞

不時至十七年大河復由此分流奪正流十分之七凡六十里至安東縣南赤晏廟仍合正河

質實雲梯關在山陽縣東北二百里大河北岸鹽安高寶謂鹽城安東高郵寶應也

夏五月命司禮太監馮保同法司録囚

帝諭保曰茲當五年差官録囚恐輕重或有寃抑其會同三法司堂上官審録保于是會同尚書王崇古等以情可矜疑者減釋有差

秋七月詔戶部明年漕糧折收十之三

從張居正請也先是漕舟以河決不時至巳而漕運通居正以歲賦逾春發水横溢非決即涸乃采漕臣議督艘卒以孟春兊運及歲初畢發少罹水患行之久太倉粟充盈可支十年

八月帝視國子監

以雨免進講賜張居正等扇銀葉各有差

河決崔鎮

是年二月以後江北旱河冰斷流至是徐豐沛睢寧金鄉魚臺單曹八州縣河又大決田廬漂沒無算河流齧宿遷城吳桂芳請遷縣治築土城以避之明年復決而北清口淤墊全淮南徙瀰漫山陽高寶間會河向桃源三義鎮入老黃河故道淮水乘虛入清口老黃河復塞

質實　崔鎮在桃源縣西北三義鎮在桃源縣東舊名三汊鎮明史河渠志黃河自桃源三義鎮歷清河縣北至大河口會淮入海是為老黃河至嘉靖初三義鎮口淤而黃河改趨清河縣南與淮會于是大河口故道遂廢

冬十月振徐州災

從巡撫吳桂芳請也以河決徐州及豐沛睢寧金鄉魚臺單曹七縣皆被災蠲免漕米并動庫銀振之

丁丑五年春正月詔鳳陽淮安營田

鳳陽淮安二府土廣人稀加以水災民半逃亡二千里皆成灌莽巡撫御史邵陛條上營田九事以為勞來安定之計從之

質實 邵陛餘姚人營田九事一曰處財用欲于淮北淮南歲掣鹽引每引帶鹽十斤納銀五分增淮安諸關處所榷稅二曰防欺隱謂開墾之獘百出在官預圖卸責有揑未荒為久荒未逃為久逃者在民巧為干澤有拋熟以為荒暫避以為逃者甚或以民地為官以甲產為乙必先逐里逐戶彼此交質將空閒官地人荒近荒民地見在人戶久逃近逃人戶分為六則俟流民之來歸者按籍

授田既佃之後原主不得告許則奸弊無所容矣三曰廣招徠謂凡因水旱迫而逃者一切許其歸附原籍給以居室地土而官府之逋欠糧里之包賠債主之責償仇家之訐告槩置不問四曰開溝洫謂鳳陽淮安之民慵惰相習耕犂欹斜無復畛界撒種其中不幸水旱有束手枵腹而已須相度其地孰為水勢入河之所而疏之以使其不積孰為衆水趨淮之區而瀦之以浸其下流大都百畝之地割為一區周遭為渠內開小溝而皆通于澤以入于河潦則委百畝之水于衆溝旱則運衆溝之水于百畝所謂天時不能使之害者此也五曰給牛種一夫授田五十畝兩家給一犍牛一家給一牸若牸有生息責令報官以給後之招徠者種子每田一畝給粟一斗麥半之六曰備接濟凡來歸者皆令輸力于官官予之食并量給其妻子至麥熟住支七曰緩征役凡招徠之民一年稔止取原種再稔乃還濟糧四稔乃征稅額五稔

乃賦戶徭而又定為新集之制另立招復一籍科派俱各從輕詞訟量議寛貸俾其生理漸興而後鄉社禮法次第可舉八曰勵司牧凡招墾有司歳終舉劾六年被薦多破格超遷三年内經薦劾者非贓罪不革職成功一體陞擢九曰均責成僉事駐劄兩郡之中不時廵行將招墾事蹟逐日登記年終繳查又擇鄉民之有心計者為農師以分理其事疏入詔撫按官督營田僉事着實舉行三年之後遣官閲實以行賞罰

二月振廣西饑

廣西饑命留上年事例銀振濟

廣東羅旁叛猺平

羅旁在德慶州上下江界東西兩山間延袤七百里成化中韓雍經畧西山頗安輯惟東山猺阻深箐剽掠有司歲發卒戍守兩廣總督殷正茂建議大征會遷去侍郎凌雲翼代至是雲翼乃大集兵令總兵官張元勲李錫將之四閱月克巢五百六十俘斬招降四萬二千八百有奇鄰境猺獞皆懼求撫雲翼奏改瀧水縣為羅定州設監司參將積患頓平質實羅旁梁置瀧州隋開皇十八年改瀧水縣明初亦曰瀧水縣其南有廢瀧水鎮舊為羅旁地猺人盤據于此至是乃改為直隸羅定州又設東安西寧二縣今皆因之上下江者上江謂西江下江謂南江西江即鬱水南江即瀧水也瀧水在羅定州西飛瀑驚湍最為險阨東西兩山者東山在肇慶府封川縣東西山在羅定州東安縣西南殷正茂字養實歙人凌雲翼字洋山太倉州人張元勲字世臣浙江太平人

夏四月兵部尚書譚綸卒

綸沈毅知兵初守台州禦倭有功累擢巡撫朝廷倚以辦賊遇警輒調居官無寧歲後督師薊遼集兵三萬更徵浙兵三千專屬戚繼光訓練相度邊隘衝緩道里遠近分薊鎮為十二路路置一將互為犄角邊備大飭敵不敢入犯帝即位初進兵部尚書三疏乞歸不允至是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敏綸先撫福建次撫四川進撫兩廣前後積首功二萬一千有奇嘗戰酣刃血漬腕累沃乃脫綸終始兵事垂三十年與戚繼光共事齊名稱譚戚

秋閏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

九月張居正以父喪起復冬十月杖編修吳中行等諫

張居正久握朝
綱恐人圖已遂
爾自謀起復貪
權戀位之私實
不能以自解至
吳中行等抗詞
極論雖不無過
激亦何至紛紛
杖謫多人大臣
欲以强倖立威
逞行罔忌實為
升髦國紀神宗
竟爾任其施為
雖童昏不應若

戍有差

居正父卒帝以手諭宣慰視粥止哭絡繹道路又與三宮賻贈甚厚然亦無意留之而居正自以握權久恐一旦去他人且謀已會所善同年戶部侍郎李幼孜欲媚居正首倡奪情議居正惑之馮保亦不欲居正去中旨令吏部尚書張瀚諭留居正居正乃陽上疏請守制而陰以牘風瀚覆旨瀚謬為不喻謂政府奔喪宜予殊典禮部事也何關吏部居正復令容說之不為動乃傳旨責瀚久不奉詔無人臣禮勒致仕于是御史曾士楚吏科都給事中陳三謨倡疏請留和者相繼編修吳中行獨憤適彗出詔百官修省中行首上疏曰居正父子異地分暌音容不接者十有九年一旦長棄數千里外陛下不使匍匐星奔憑棺一慟必欲其違心抑情銜哀茹痛于廟堂之上而責以訏謨遠猷調元熙載豈情也哉即云起復有故事

是至居正索刀
刎頸更行同無
賴可鄙益甚矣

亦未有一日不出國門而遽起視事者祖宗之制何
如也事繫萬古綱常四方視聽銷變之道無踰此者
疏既上以副封白居正居正愕然曰疏進耶中行曰
未進不敢白也明日檢討趙用賢疏入已而員外郎
艾穆主事沈思孝亦合疏言居正貪位忘親居正大
怒謀于馮保欲廷杖之尚書馬自强曲為營解居正
跪而以一手撚鬚曰公饒我公饒我學士王錫爵造
居正喪次為之解居正曰聖怒不可測錫爵曰即聖
怒亦為公語未訖居正勃然下拜索刀作刎頸狀曰
爾殺我爾殺我徑入不顧錫爵大慚趨出侍講于慎
行田一儁張位趙志皋修撰習孔教沈懋學皆疏救
格不入遂杖中行等四人謫戍進士鄒元標復上疏
爭亦坐杖戍五人者直聲震天下南京御史朱鴻模
馳疏救中行等五人并斥為民于是錫爵慎行一儁
懋學先後移病歸詔遣居正子編修嗣修與司禮太
監魏朝馳傳往代司喪禮部主事唐詁治祭工部主

事徐應聘治喪居正請無造朝青衣素服角帶入閣治事許之

以質實

吴中行字子道武進人隆慶五年進士居正其座主也李幼孜應城人張瀚先附居正得掌吏部見非於世至是忤之去士論乃皆重瀚趙用賢字汝師常熟人中行同年進士艾穆字和父平江人沈思孝字純父嘉興人王錫爵字元馭太倉人于慎行字無垢東阿人田一儁字德萬大田人趙志皐字汝邁蘭谿人習孔教廬陵人沈懋學字君典宣城人是時中行等四人同日受杖畢校尉以布曳出長安門舁以板扉中行氣息已絶中書舍人秦柱挾醫至投藥一匕乃蘇刲去腐肉數十臠大者盈掌深至寸一肘遂空用賢體素肥肉潰落如掌其妻腊而藏之中行用賢即日驅出國門人不敢候視穆思孝復加鐐鎖且禁獄越三日始僉解發戍許國方以庶子充日講鐫玉杯一曰斑斑者何卞生淚英英者何藺生氣追之琢之永成器以贈中行鐫犀杯一

曰文羊一角其理沉黝不惜剖心寧辭碎首黄流在中為君子壽以贈用賢鄒元標字爾瞻吉水人時觀政刑部憤甚視四人杖畢而疏上越三日受杖謫戍貴州都勻衛朱鴻模字文甫益都人居正死曽士楚當按蘇松憮然曰吾何面目見吴趙二公遂引疾去陳三謨擢太常少卿尋與士楚俱被劾削籍

彗星見

從東南方起長亘天人情洶洶指目張居正至懸謗書通衢帝詔諭羣臣再及者誅無赦謗乃已

兵部尚書王崇古罷

初諳達諸部嘗越甘肅掠西番既通欵其從孫徹辰台吉連歲盜番不得志求諳達西援崇古每作書止之是年諳達請赴西海迎佛崇古上言西行非諳達意且以迎佛為名不可沮宜飭邊鎮嚴守備而陰泄

其誅於蕃族以示恩於是給事中劉鋐尹瑾等交章劾崇古弛防徇敵崇古奏辯因乞休去崇古身歷七鎮勲著邊陲封貢之初廷議紛呶有為危言以撼帝者閣臣力持之乃得成功自順義歸欵後二十年崇古乃歿謚讓毅

質實 劉鋐鄱陽人尹瑾東莞人徵辰台吉舊作切盡台吉今改

十一月考察百官

以星變命四品以上京堂官自陳庶官聽部院考察張居正自奪情後知天下不與已思以威權劫之時因考察百官趙志皐張位習孔教相繼遷謫南京僉都御史張岳請令居正奔喪坐考察自陳貶秩禮部尚書何維柏亦以自陳免 維柏于嘉靖時以劾嚴嵩得罪隆慶初復官累遷尚書先是奪情議起詔吏部諭留尚書張瀚叩維柏維柏曰天經地義何可廢也瀚從之而止居正怒取旨停維柏俸至是罷之

季馴治河為明季河臣第一所陳六議具有條理今亦頗仍其利即如止濬海工程一節實為明達事體夫海口潮汐往來隨濬隨積不可以人力治理本易曉而導河刷海因其自然之勢

質實　張岳字汝宗餘姚人

戊寅　六年春二月以潘季馴總理河漕

先是總河傅希摯欲塞決口吳桂芳主開老黃河故道議未決有言宜多濬海口以分水勢者會桂芳卒以季馴代之季馴乃上兩河經畧疏曰水性就下以海為壑向因海壅河高以致決隄四溢運道民生胥受其病故今談河患者皆以濬海為上策第海有潮汐茫無着足不得已而議他闢豈知海口視昔雖壅然自雲梯關四套以下濶七八里至十餘里深皆三四丈不等縱使欲另開鑿必須深濶相類乃便注放則工力艱鉅必不能成矧未至海口乾地猶可施功及將入海之處則潮汐往來亦與舊口等耳且舊口積沙人力雖不可濬水力自能衝刷乃若新闢之地則土壤堅實不特人力難措而水力亦不能衝故海

其說尤為至當且明神宗時至今幾二百年如果淤墊足慮則河流久應梗塞不通而注經循途未聞少變可見浮沙鉅壅實與水道無關言者第未深察耳紙上空談無裨實際迂儒口舌紛騰往往如此惟在斷之以理而已

無可濬之理惟當導河以歸之海則以水治水即濬海之策也然河又非可以人力導也欲順其性先懼其溢惟當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即導河之策也顧頻年以來無日不以繕隄為事亦無日不以決隄為患何哉卑薄而不能支迫近而不能容雜以浮沙而不能久隄之制未備耳是以黃決崔鎮等口而水多北潰為無隄也淮決高家堰黃浦等口而水多東潰隄弗固也乃議者不咎制之未備而咎築隄為下策豈得為通論哉又有所未盡者上流既潰隄旁決至於下流復或岐而分之其趨於雲梯關正海口者譬猶強弩之末耳蓋徒知分流以殺其怒而不知水勢益分則其力益弱水力既弱又安望其能導積沙以注海乎故今日濬海之急務必先塞決以導河尤當固隄以杜決而欲隄之不決者必真土而勿雜浮沙高厚而勿惜鉅費讓遠而勿與爭地斯隄可固也如徐邳桃清沿河各隄固矣崔鎮

等口塞矣則黃不旁決而衝漕力專高家堰築矣朱家口塞矣則淮不旁決而會黃力專淮黃既合自有控海之勢又懼其分之則力弱也則必暫塞清江浦河而嚴司啟閉以防其內奔姑置草灣河而專復雲梯以還其故道仍接築淮安新城長隄以防其末流盡合黃淮全河之力涓滴悉趨於海則力強且專下流之積沙自去下流既順上流之淤墊自通海不濬自闢河不挑而深此所謂固隄即所以導河導河即所以濬海也治河者必先求河水自然之性而後可施其疏築之功必先求古人已試之效而後可倣其平成之業黃水來自崑崙入徐濟運歷邳宿桃清至清口會河而東入於海此兩河之故道即河水自然之性也昔元歲漕江南之粟由揚州直北出廟灣入海至永樂年間平江伯陳瑄始隄管家諸湖通淮河為運道然慮淮水漲溢東侵淮郡也故築高家堰隄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小大澗至阜寧湖而淮水無東

侵之患矣又慮黄河漲溢南侵淮郡也故隄新城之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而黄水無南侵之患矣尤慮河水自牐衢入不免泥淤故嚴啟閉之禁止許漕艘由牐出入匙鑰掌之都漕五日發籌一放是以淮郡晏然漕渠永賴而陳平江之功至今未泯也後因剝蝕既久隄岸漸傾水從高家堰決入一郡遂為魚鼈而當事者未攷其故乃謂海口壅塞遂穿支渠以洩之蓋欲急拯淮民之溺多方為疏導之計詎知旁支暫開水勢陡趨正河遂至淤阻而新開支河潤僅二十餘丈深僅丈許較之故道不及三十分之一耳豈能容受全河之水下流既壅上流自潰此崔鎮諸口所由決也今新河尋復淤塞設河漸已通流雖深潤未及原河十分之一而兩河全下沙隨水刷欲其全復河身不難也河身既復面潤者七八里狹者亦不下三四百丈滔滔東下何水不容若猶以為不足而欲另尋他所別開一渠恐人力

不至於此也以臣等度之非惟不必另鑿一口即草灣亦須置之勿濬矣故為今之計惟有修復平江伯之故業高築南北兩隄以斷兩河之内灌而淮揚昏墊之苦可免堅塞桃源以下崔鎮口諸決而全河之水可歸故道淮黄二河並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復而桃清淺阻又不足言矣此以水治水之法也若夫扒撈桃濬之説僅可施之於他河耳黄河河身廣闊撈濬何期悍激湍流器具難下前人屢試無功徒費工料徐州以南之工如此而已因條上六議曰塞決口以挽正河曰築隄防以杜潰決曰復脇壩以防外河曰創滚水壩以固隄岸曰止濬海工程以省糜費曰寢開老黄河之議以仍利涉帝悉從其請乃塞崔鎮等決口百三十丈築高家堰隄六十餘里歸仁集隄四十餘里柳浦灣隄東西七十餘里自徐沛至淮揚間遥隄滚水減水壩脇無不修築
質實　武家墩在山陽
逾年工成自後數年河道乃無大患

縣西南鉢池山在山陽縣北歸仁集
在徐州府宿遷縣南傅希摯衡水人

立皇后王氏

先是帝大婚屆期慈聖太后將歸慈寧宫諭張居正曰吾不能視皇帝朝夕師保之責專恃先生尋以居正充納采問名副使吉服從事給事中李淶言大婚重典而使居正變服從吉於觀聽不宜乞别簡用不聽

質實 后餘姚人時以英國公張容充正使持節而居正捧制李淶字源甫雩都人以忤居正出為僉事

三月以禮部尚書馬自强兼文淵閣大學士吏部侍郎申時行兼東閣大學士並預機務

史稱馬自強入閣張居正以人望薦之一似居正真能不念夙嫌者殊不知居正專權植黨實有操縱之才自強當日即因負名抵忤未聞悉力糾彈自忖勢位不能相抗久矣一旦以相位牢籠自當喜出望外且其人之色厲內荏或亦有深識其底裏

張居正請增置閣臣令居正推擇居正以自強有人望而時行又其所厚遂薦用之自強負抗直名素忤居正不自意得之頗德居正既入閣守位而已　時居正將歸葬父念閣臣在鄉里者高拱與已有深隙殷士儋多援或乘間以出惟徐階老易與擬薦之自代已遣使報階既念階前輩已還當位其下乃請增置閣臣

質實　馬自強字體乾同州人申時行字汝默長洲人

張居正葬父歸夏六月還朝

帝大婚後居正乞歸葬父許之召見于平臺居正奏言大婚之後宜撙節愛養留心萬幾因伏地而哭帝亦為哽咽墮淚乃賜帝賚忠良銀章如楊士奇張孚敬例得密封言事帝及兩宮賜賚慰諭有加禮遣司禮太監張宏供張餞郊外百僚班送勅呂調陽等有有大事勿專決馳驛之荊州聽居正處分會遼東報

者是以陽排與論之功陰責傾心之効正魯論所云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

大捷帝復歸功居正使使馳諭俾定爵賞居正為條列以聞既畢葬且還朝居正上言母老不能冒炎暑請俟秋涼就道帝遣錦衣指揮翟汝敬馳傳往趣之而令中官護其母以秋日由水道行居正所過守臣率長跪撫按大吏越界迎送身為前驅道經襄陽王出侯要居正宴故事雖公侯謁王執臣禮居正具賓主而出過南陽唐王亦如之及還京抵郊外詔遣司禮太監何進宴勞兩宮亦各遣大璫御賜八寶金釘川扇御饌餅果醪醴百僚復班迎入朝帝慰勞懇篤予假十日而後入閣因引見兩宮及秋中官奉居正母行儀從烜赫觀者如堵比至帝與兩宮復賜賚加等慰諭居正母子幾用家人禮

秋七月呂調陽罷

調陽衰數寢疾不出小事四維代擬大事則馳報居正於江陵調陽內慚累疏乞休及居正還遂致仕

嘉靖時執政甚多獨其裁抑中官頗得制馭近習之道故涓人奉法不敢恣肆者幾數十年神宗承其遺制正當申嚴禁令何以復加廣為遴選竟至三千五百人之多蓋由馮保居中用事吹噓引進使黨類復致蔓延而若輩氣焰既滋勢即難於鈐束

詔選內豎三千五百人

命司禮監差官會同禮部揀選內豎三千五百七十名應用於是禮科給事中李天植上疏言陛下纘服初年允收馬安等三千二百五十人部覆永不為例今六載之中兩收數千倖門日啟覬澤者多儻得收回成命散此黨與上也不然裁取其半次也疏入報聞

質實 李天植廣德州人

冬十二月高拱卒復其官

拱家居數年及是卒張居正請復其官與祭葬如例馮保憾未釋中旨給半葬祭文仍寓貶詞初語違封貢拱力主王崇古議邊陲得以休息卒後久之廷議論拱功乃贈太師謚文襄

封李成梁寧遠伯

未幾而蠶蔵日甚礦璫稅監四出征求元氣由兹削盡馴至茄花委鬼竊弄威權貽毒遂傾國祚履霜堅冰此其漸矣

土默特與從父哈斯坦弟大小韋徵從弟諾木圖恭圖子布延臺珠爾從子撒臺吉及泰寧部長博斯呼綽哈等頻年入犯成梁屢擊却之論功世廕思賚稠疊至是博斯呼綽哈糾土默特撒臺吉等以三萬餘騎壁遼河攻東昌堡深入耀州成梁遣諸將分屯要害以遏之而親提銳卒出塞二百餘里斬其長九人餘首級八百四十捷聞帝告謝郊廟封成梁寧遠伯 質實 東昌堡在海州衛東南海州衛即今奉天府海城縣耀州遼置今廢故城在海城縣西南 哈斯坦舊作黑石炭韋徵舊作委政諾木圖舊作綏土恭圖舊作拱土布延台珠爾舊作卜言台周博斯呼舊作把速亥綽哈舊作炒花今並改

戶部奏是歲天下戶口之數

戶一千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 明食貨志明代戶口之數增

減不一其可致者洪武二十六年弘治四年及是年而已明初兵燹之後戶口顧極盛其後承平日久反不及焉所以減者周忱所謂或投倚於豪門或冒匠竄兩京或冒引賈四方舉家舟居莫可蹤跡也故宣宗嘗與羣臣論歷代戶口以為其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由土木兵戎云

己卯七年春正月毀天下書院

原任常州知府施觀民以科歛民財私創書院坐罪革職閒住是時士大夫競講學張居正特惡之盡改各省書院為公廨凡先後毀應天等府書院六十四處

二月遣使分閱邊防

分遣科道等官往各省察地方官有科歛及侈費者劾之

夏四月張居正上雝肅殿箴

帝漸備六宫多宣索太倉銀購珠寳居正乃因户部進御覽數目陳言謂每歲入額則減於舊所出則浮於前請量入為出罷節浮費因進雝肅殿箴帝嘉納焉帝令工部鑄錢給用居正以利不勝費止之言官請停修武英殿工及裁外戚遷官恩數帝多曲從之一日帝御文華殿居正侍講讀畢以給事中所上災傷疏聞因請振濟復奏曰上愛民如子而在外諸司營私背公剥民罔上宜痛鉗以法而上亦當加意撙節於宫中一切用度服御賞賚布施裁省禁止帝首肯之

質實

雝肅殿箴　雝肅殿箴時帝以雝肅殿圍屏命輔臣撰詞居正因撰進雝肅殿箴箴曰北宸紫宫惟皇宅中身為民表心與天通斯須不和則乖戾起斯須不敬則傲慢叢念常生於所忽禍乃基于無窮是以聖人事心天命是敕欽厥止日謹萬幾處深宫心周

八極不以嗜慾滑和不以逸豫滅德無作好無作惡
譪譪熙熙如春時煦無荒色無荒禽兢兢惕惕如淵
斯臨勿謂燕閑人莫予覿一喜一怒作人燠寒緩急
者絕氣平者安優優和衷為君實難勿謂宥密人莫
予弼一動一言恒為度律危懼則存驕泰則失昭昭
神明相在爾室在昔成周宇内太和雝雝其在宮
發琴瑟而不頗亦曰懿恭小民懷保雝雝肅肅其在廟
克對揚于祖考我皇濬哲是謂智臨匪高明之不足
貴肖德于靜深我皇撫運是謂開泰匪豐亨之未臻
懼此心之或汰藥以平其情雖鍾簴不設而若聞希
聲然後心和氣和而天下平禮以飭其志雖升降未
施而若持重罷斯謂無逸乃逸而天下治故曰沖和
者養威澹泊者養禄危厲者養安留勞者養樂以古為
師于何不儀平平周道惟皇所之以心為鑑于何不
見穆穆文王惟皇所憲朽索在手勿謂無傷覆車在
睫奈何弗防和不見流敬不可怠慎終如始萬壽無疆

秋七月振蘓州災

蘓州水災撫按官請先行賑濟隨賜蠲免從之

京師地震

一日凡再震

八月減均徭加派

明初役法有里甲均徭雜泛三等以户計曰甲役以丁計曰徭役上命非時曰雜役皆有力役有雇役府州縣驗册丁口多寡事産厚薄以均適其力自嘉靖以來行一條鞭法一條鞭者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于官一歲之役官為僉募力差則計其工食之費量為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費加

以增耗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貢方物悉併為一條皆計畝徵銀折辦于官故謂之一條鞭其法無他科擾而民力亦不大紕頗稱簡便然諸役冗費名罷實存有司追徵如故百姓苦之至是詔減銀一百三十萬有奇

庚辰八年春二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帝耕耤田

以耕耤禮成賜公卿等銀幣有差

三月帝奉兩宮太后謁陵天壽山

行春祭禮也張居正等扈行賜銀幣有差免所過田租

居正儼然以帝師自負實違人臣敬慎之儀又動輙以乞休固寵則更效尤王安石而滋甚且因兩子下第竟奏停館選而其子遂連掇魏科直以朝廷顯俊之規模為私室光榮之具驕橫若此雖有才亦何足重乎

張居正乞罷詔慰留之

居正扈帝謁陵歸具疏乞休中云拜手稽首歸政凡再上帝慰留懇切最後手書稱慈聖口諭先生親受先帝付託豈忍言去俟輔爾歲至三十而後商處先生毋復興此念居正乃出時帝顧居正益重賜札稱元輔或稱先生或又稱元輔張少師先生待以師禮而居正奏謝亦儼然自負為帝者師初居正子敬修嗣修懋修先後領鄉薦帝改元之二年敬修會試不第居正怒因停是科館選至五年嗣修遂以第二人及第至是年復届會試懋修敬修皆中式會居正方乞休遂特擢懋修第一人及第是時輔臣呂調陽張四維申時行之子亦皆先後成進士御史魏允貞疏陳時弊請自今輔臣子弟中式俟致政之後始許廷對庶倖門稍杜允貞因是謫官于外然自是輔臣居位其子無復登第者矣

夏四月廵東都督王兀堂寇邊李成梁擊敗之

兀堂通市寛甸怨邊將強抑市價數遣騎寇邊犯靉陽及黄岡嶺指揮王宗義戰死遂入永甸堡成梁擊走之追出塞斬首八百餘級盡毁其營壘至秋賀實復犯寛甸副將姚大節又破之兀堂由是不振

靉陽堡在遼東都指揮司東南鳳凰城北永甸堡在鳳凰城東

振兩淮災

以兩淮各竈場饑命撫按官賑濟又以江北等處連次告饑命支銀田營并各倉貯粟賑之戶部言有司積穀賑荒先年立法俱止於州縣不知各府為州縣表率亦當照例存積以備賑濟從之

六月南畿大水

先是鳳陽等處雨澇淮溢水薄泗城且至祖陵壖中御史陳用賓以聞給事中王道成因疏言黄河未漲淮泗之間霖雨偶集而清河口巳不能容洩宜令河臣設法疏導堵塞從之

質實 王道成巴縣人

秋七月後軍都督府僉事俞大猷卒

先是大猷以平古田獲功進世廕巳為巡按御史所劾同籍聽調久之復以都督僉事起僉書後府事領車營訓練三疏乞歸卒贈左都督賜祭葬謚武襄武平崖州饒平皆為立祠 大猷少好易嘗以易推衍兵家奇正虛實之權謂兵家之數起五猶一人之身有五體雖將百萬可使合為一人也初為汀漳守備涖武平作讀易軒與諸生為文會一日教武士擊劍及為大將持身廉馭下有恩歟歷東南大小百十餘戰所向無不勦滅威名震南服其用兵先計後戰不貪近功忠誠許國老而彌篤譚綸嘗與書曰節制精

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皆小知而公則堪大受戚謂戚繼光劉謂劉顯也其爲綸所推重如此

質實饒平明成化十四年置縣屬潮州府今因之

冬十月汰冗官

協理京營兵部尚書楊兆以有詔令本部侍郎帶管疏辭協理帝命其供職候裁仍勅吏部核兩京大小九卿及各屬有冗濫者裁之並覈各省徭賦及諸司冒濫冗費皆從張居正請也已而吏部核議各部員外郎主事以下應裁者歸併兼管令在任候裁戶部核議鳳陽營田僉事各員應裁者歸併所轄州縣後議裁革北直隸保定等府同知通判以下官五十五員應天福建倉大使等四十六員浙江布政使司都事等官二十員江西陝西延綏鄖陽等處司府州縣佐貳雜職等官三十員南贛貴州司府縣驛等官十

員南京中左二府錦衣衛各僉書大教場等營把總八員

振濟松常鎮四府饑

四郡並災命將漕糧倉糧屯糧各酌量改折常熟吳江長洲崑山四縣被災尤甚以餘剩兵餉并發贓罰銀分振之

十一月度民田

初建昌知府許孚遠始為歸戶册以田從人法簡而密後張居正議天下田畝通行丈量遂用開方法以徑圍乘除畸零截補於是豪猾不得欺隱里甲免賠累而小民無虛糧總計田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視孝宗時贏三百萬頃居正頗以溢額為功有司短縮步弓以求田多或掊克見田以充虛額後遂

按溢額增賦　時戸部議丈量田條為八款一明清丈之例謂額失者丈全則免一議應委之官以各右布政使總領之分守兵備分領之府州縣官則專管本境一復坐派之額謂田有官民屯數等糧有上中下數則宜逐一查勘使不得詭混一復本徵之糧如民種屯地者即納屯糧軍種民地者即納民糧一嚴欺隱之律有自首歷年詭占及開懇未報者免罪首報不實者連坐豪右隱占者發遣重處一定清丈之期一行丈量磨算之法一處紙劄供億之費俱從之

質實　許孚遠字孟中德清人

發明　丈量田畝俾豪猾之欺隱者無以行其奸里甲綜代輸者不至滋其累未常非除弊之善政顧一有溢額為功之心則除弊者適以滋弊以居正之綜核豈不知天下田畝自有定數何至自孝宗以來上下未百年間贏餘竟至三百萬頃之多是由居正務以溢額為心遂至不問其額之何

以濫爲有司者亦惟知迎合意旨而不及丈溢一時賦加永久之爲累至有短縮步弓暗增浮額以快其多功之心者上下相蒙良法專爲弊政昔王成僞增民戸史傳猶且譏之一郡且然況以遍于天下夫使田畝徒盈虛名而民生致被實害又豈大臣爲國之誼哉

詔内官並自陳斥逐有差

帝即位初慈聖太后遇帝嚴太監馮保倚太后勢數挾持帝帝甚畏之時與小内豎戲見保入輒正襟危坐曰大伴來矣所暱孫海客用爲乾清宫管事牌子屢誘帝夜遊别宫小衣窄袖走馬持刀又數進奇巧之物帝深寵幸保白太后召帝切責帝長跪受教惶懼甚保屬居正草帝罪已手詔頒示閣臣詞過抑損帝年已十八覽之内慙然迫于太后不得不下居正乃上疏切諫又緣保意劾去司禮巨璫孫德秀温泰

等而令諸內侍俱自陳凡保所不悅者斥逐殆盡帝由是漸惡保并亦憮居正矣保竊權肆橫間亦時引大體內閣産白蓮翰林院有雙白燕居正以為瑞進之保使使語居正曰主上沖年不可以異物啟其玩好保又頗能約束其子弟不敢肆惡人亦以是稱之然保性貪其私人錦衣指揮徐爵內官張大受恃勢招權利居正使蒼頭游七與爵結為兄弟交關語言凡有所謀皆緣以達焉先是上夜宴宮中為近侍孫海客用所惑杖二內使幾斃慈聖皇太后聞之不樂訓戒甚切上悔悟即諭內臣曰孫海客用凡事引誘朕無所不為令安置南京以後但有此等小人即同舉名來奏仍命文書房官宣示閣臣張居正等謂降黜未盡其辜宜發充淨軍上從之次日居正等同奏曰自聖上臨御以來講學勤政聖德日新乃數月之間仰窺聖意所向稍不如前微聞宮中起居頗失常度但臣等身隔外庭未敢輕信而朝廷庶政未見有

缺故不敢妄有所言然前者恭侍日講亦曾舉益者三樂損者三樂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兩章書語云樹德務滋除惡務盡其各監等官俱令自陳老成厖慎者存之諂佞放恣者汰之且近日皇穹垂象彗芒掃宦者四星宜大行掃除以應天變臣又聞漢臣諸葛亮云宫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臣等待罪輔弼宫中之事皆宜與聞此後不敢以外臣自限凡皇上起居與宫壼内侍但有所聞即竭忠敷奏及左右近習有奸佞不忠者亦不避嫌怨必舉祖宗之法奏請處治皇上亦宜痛自改悔戒飭宴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嗣續節賞賚以省浮費却玩好以定心志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而已司禮監太監馮保自叙先朝知遇與受顧命之隆及今賚錫之厚欲以老病乞身不允

發明懲勑内官其名甚美第所劾逐之璫寺不過取馮保所不悦者而汰去之則此舉適以阿

保之好惡而已而其事皆贊成于居正尤可駭聽居正身為首輔必與保相固結事事曲為迎合又使蒼頭與保私人結為兄弟以聯聲勢作威竊柄罔恤人至一至如此況自陳之典本屬具文大臣或偶循例避賢引退乃以行之宦豎而復濟以私心為實為名義安所取觀居正疏諫之語且謂不敢以外臣自限此正欲統擅內外之權以挾制其主然神宗亦因是見嗛而內官之心終無以服所謂懲創者亦復何益徒使積怨流毒遺患後來大臣懷私以事其上其凶于而家害于而國可勝道哉

辛巳九年春正月勅邊臣備警

以新歲五日狂霾蔽天勅邊臣加意警備御史范鳴謙言邊防固宜飭內治尤當修加刑罰未當宜勅有

司不許混擬久監贓罰貪墨未息宜勑新選官不許借貸豪門致赴任責狀無措横肆誅求荒蕪未墾宜勑淮安鳳陽二府官員留心農事盜賊未殄宜勑有司不許欺蔽而大要尤在居心之修省起居以時嗜慾以節講進毋憚祥問大臣面賜咨詢端好質實尚禁奢靡庶災異潛消分徵協應疏入報聞范鳴譴江陰人

命翰林官分番入直

張居正言人主一心乃萬化從出之原亦衆欲交攻之會必使常有所繫然後縱欲之念不萌而引誘之奸不入竊見前代好文之主皆有文學之臣奉侍清燕或承詔登答或應制賡酬皆寓風勸箴規之益翰林撰述討論為其職務如日講諸臣皆文學優贍其餘翰林亦皆需次侍用宜其分番入直每日輪四員

同日講諸臣在館秪候萬幾之暇如披閱古文有所采錄或鑒賞名筆有所題詠即屬諸臣具草或不時面賜質問以觀其才品高下從之

二月命儒臣編實録分類成書

時張居正請命翰林諸臣將累朝實録摘其切于君德治道者分類纂修成書名曰訓録類編以日講之期如先年進講帝鑑圖説故事講解一二條以稗治政　質實　訓録類編合寶訓及實録分類編輯凡四十類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遊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奸邪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曰敬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桑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

謹名分曰卻貢獻曰愼賞賚曰敦節儉曰愼刑獄曰褒功德曰屛異端曰飭武備曰禦寇盜

三月大閱

準隆慶三年事例行飭兵工二部重造甲限每年造千副五年通完

夏四月戎政尚書方逢時罷

逢時才畧明練處置邉事悉協機宜至是以老病乞休去其功名與王崇古相亞世稱方王　逢時自萬歷五年以宣大總督召理戎政時議者爭言貢市利害逢時疏言數年以來九邊生齒日繁守備日固田野日闢商賈日通邊民始知有生之樂北部輸誠效貢莫敢渝約歲時請求隨宜與之輒稽首歡笑有掠人要賞者告諳達討治即俛首聽命而異議者或曰敵使充斥為害或曰日益耗費彼欲終不可足或曰

與冦盜狎隱憂叵測此皆未覩事機之論也夫使者之入多者八九人少者二三人朝至夕去守貢之使賞至即歸何有充斥財貨之賄有市本有撫賞計三鎮歲費二十七萬較之鄉時户部客餉七十餘萬太僕馬價十餘萬十纔二三耳而民間耕穫之入市賈之利不與焉所省甚多何有耗費乃若所憂則有之然非隱也方庚午以前三軍暴骨萬姓流離城郭邱墟芻糧耗竭邊臣首領不保朝廷爲之旰食七八年來幸無此事矣若使臣等處置乖方怯小費而虧大信使一旦肆行侵掠則前日之憂立見何隱之有哉所不可知者語達老矣誠恐數年之後此人既死諸部無所統一其中狡黠互相爭搆假託異辭遂行侵擾此則時變之或然而不可預料者在我處之亦惟罷貢絶市閉關固壘以待仍禁邊將毋得輕舉使曲常在彼而直常在我因機處置顧後人方畧何如耳夫封疆之事無定形亦無定機惟朝廷任用得人處

置邊宜何必拘拘焉貢市非而戰守是哉因復奏上欵貢圖尋代王崇古爲尚書累疏致仕歸帝書盡忠字賜之二十四年卒

土默特犯遼陽副總兵曹簠敗績

先是土默特以二萬餘騎入攻錦州參將熊朝臣固守而遣步將出戰皆歿敵乃分掠小凌河松山杏山會李成梁馳援始出境已而土默特復與諸酋聚兵塞下謀入廣寧成梁率輕騎從大寧堡出塞四百餘里擊之敵大敗走至是復入遼陽簠出禦之遇伏失千總陳鵬以下三百十七人馬死者四百六十匹土默特遂大掠人畜而去

質實 小凌河在錦州府錦縣東亦名錦川松山在錦縣南杏山在錦縣西南大寧堡在錦州府義州東北

京師旱南畿饑

張居正上言淮安鳳陽𪾢州松江四府連被災傷徐州宿州間至以樹皮充饑或聚為盜昔元末之亂亦起于此當破格振之陛下宜撙節宮中耗費嘉靖間用最造繁內庫尚有餘積今已增額猶稱缺之有限之財安能供無窮之用帝嘉納之居正以江南富豪枯勢及諸奸猾吏民善逋賦乃選大吏精悍者嚴行督責賦以時輸國藏乃充裕

山西地震

蔚州地震有聲如雷屋宇震裂同時大同鎮堡各州縣俱地震有聲

五月盡賣民間種馬

明初馬有官牧有民牧官牧給邊鎮民牧給京軍皆有孳生駒給草場以資芻牧後專牧于民視丁田授馬始曰户馬既曰種馬按歲徵駒種馬死孳生不及數輒賠補自豪右莊田占草場馬户漸多逃竄穆宗從太僕少卿武金議賣種馬之半至是以互市餘馬盡賣之上馬八兩下至五兩又折徵草場地租銀以供團營買馬及各邊之請迨帝末年師役繁興賞賚往往借支太僕銀久之銀與馬兩竭冏政大壞

武金疏一種馬之設專為孳生備用備用馬既別買則種馬可省令備用馬既足三萬宜令每馬折銀三十兩解太僕種馬盡賣輸兵部一馬十兩則直隸山東河南十二萬匹可得銀百二十萬且收草豆銀二十四萬御史謝廷傑謂祖制所定關軍機不可廢兵部是廷傑言而是時內帑乏竭方分使括天下逋賦穆宗遂可金奏下部議請養賣各半從之

秋八月遼東大雨雹

遼東定遼等衛雨雹如雞卵秋禾盡傷凡百餘里

質實 定遼衛凡中左右前後五衛皆在遼東都指揮使司附郭

揚州大水

揚州泰興海門如皋等處狂風大作屋瓦如飛驟雨如注陂塘圩埂盡決漂沒官民屋舍凡數千間男婦死者無算

質實 泰興唐置縣明屬揚州府之通州今屬通州直隸州海門在通州東四十里後周置海門縣明為海門鄉屬通州今為廳仍屬通州

冬十一月振真定順德廣平災

三府風災從巡按御史范鳴謙之情分
別蠲振夏稅全徵者于秋糧抵免之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十六